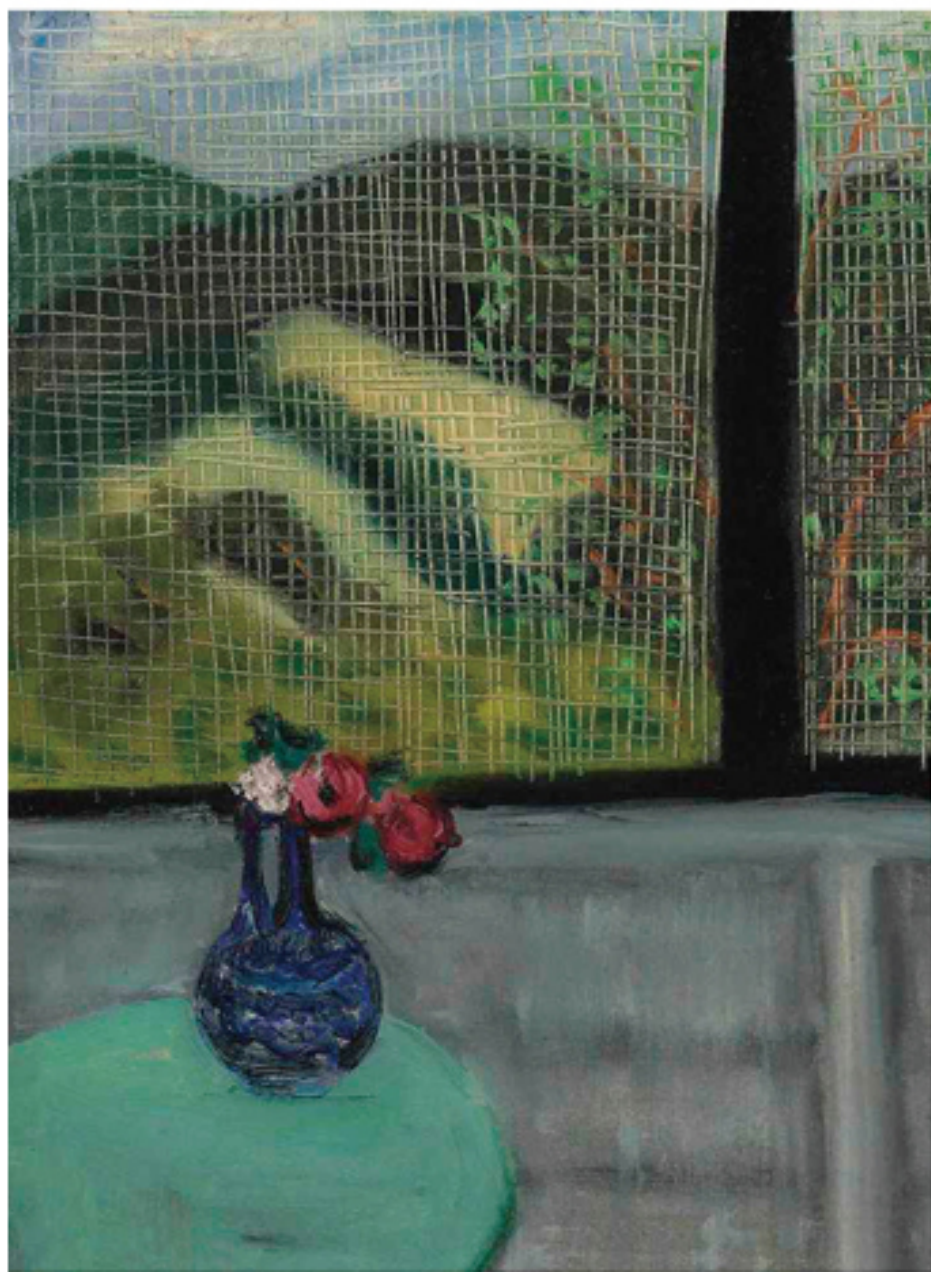


חרוזי החיים והמוות



咏叹生死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Amos
OZ

以色列国宝级作家
阿摩司·奥兹

欲望，比生死还要久远？

奥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读者希望菜肴已经备好，
但我把他们请进了厨房。



版权信息

Rhyming Life And Death by Amos Oz

Copyright © 2007 by Amos O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5-278号

书 名 咏叹生死

作 者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 者 钟志清

责任编辑 曾静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8176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 yilinpress

意见反馈： @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咏叹生死](#)
[人物表](#)
[译后记](#)
[注释](#)

咏叹生死

这些是最为常见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写作？你是否有意对你的读者施加影响？如果有，你以什么方式影响他们？你的故事起到什么作用？你是不断地涂抹修改，还是一下子写出头脑中之所想？怎样才能成为名作家，成名对你的家庭有什么作用？你为什么几乎只描述事情的负面？你怎样看待其他作家，谁对你有影响，谁令你无法忍受？顺便说一句，你如何界定自己？你怎样对攻击你的人予以回应，你对此有何感受？他们怎样攻击你？你是用笔写作，还是用计算机写作？你每本书挣多少钱？你的故事是取材于想象，还是直接取材于生活？你前妻怎样看待你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你为什么离开你的第一任妻子，还有第二任妻子？你是在固定的时间里写作，还是等缪斯女神光顾时写作？你是应征作家吗？如果是，那么在为谁而做？你的作品是带有自传色彩，还是完全虚构的？更重要的，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你的私人生活为什么这么缺乏生气？能否说你的私人生活十分古板？或是否有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家、艺术家怎么能像会计师那样工作？或对你来说那仅仅是一份工作？告诉我们，做一个会计师是不是会完全扼杀你的缪斯？或者你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不是为了出版的生活？也许你会同意今天晚上至少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暗示？也许请你告诉我们，用你自己的语言简短地告诉我们，你在最新一本书里确切地要说明什么？

**

有巧妙的回答，也有闪烁其词的回答。没有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回答。

于是作家将坐在离舒尼亚绍尔社区活动中心大楼三四条街远的一个小咖啡馆里，文学之夜即将在社区活动中心大楼举行。咖啡馆里显得低矮、阴郁、令人窒息，因此眼下正适合他。他将坐在这里，试图集中思考这些问题（他总是会比约定的时间晚到半个小时，或四十分种，他总是会的找事情做，消磨时间）。一个身穿短裙、乳峰高耸、略

显疲倦的女侍者擦抹着他茶桌上的桌布：但即使她已经擦过，福米加塑料贴面还是有点发黏。也许桌布本身就不干净？

与此同时，作家眼看着她的大腿：那双腿既匀称又妩媚，只是踝关节有点厚。之后他偷偷看了一眼她的面庞：那是一张讨人喜欢的快乐面庞，两道眉毛聚拢到了一起，头发用一根红色的橡皮筋系到了脑后。作家闻到了汗味儿和肥皂味儿，疲倦女人的气味儿。他可以透过短裙得知她内裤的轮廓。他的双眼凝视着那隐约可见的形状：左半边臀部似乎有点不匀称，这令他激动不已。她注意到他的目光在她腿上、臀部、腰部来回打量，脸上露出愠怒与乞求：行行好，放过我吧。

**

因此，作家彬彬有礼地转移了视线，点了炒鸡蛋、沙拉加面包卷和一杯咖啡，从衣兜里抽出一根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间，没有点燃，左手托腮：十足的文化人神态，没有引起女侍者的注目，因为她已经转动着平底鞋的鞋跟，消失在隔墙后面。

在等炒鸡蛋时，作家想象着女侍者的初恋（他决定管她叫莉吉）：莉吉年仅十六岁时，爱上了本奈一耶胡达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查理。那天细雨霏霏，查理开着他的蓝旗亚轿车，出现在她上班的一家美容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她带到埃拉特的一家酒店（他的一个叔叔是酒店的主人之一）度了三天假。在埃拉特，查理甚至给她买了一件非常抢眼的晚礼服，就像希腊女歌星穿的晚礼服，上面点缀着银光闪闪的装饰片，任何东西应有尽有，然而两个星期后他就把她给甩了，而后又来到了同一家酒店，这一次是跟一个水上选美比赛中的亚军。莉吉在接下来的八年中，又经历了四个男人，但一直梦想着他会回来：他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似乎很生她的气，非常可怕，危险，好像他就要发疯，她有时非常惊恐，然而突然之间，他的情绪舒缓起来，会原谅她，像个孩子那样快乐地搂抱她，管她叫咕咕歌，亲吻她的脖颈，用他温暖的呼吸轻轻触动她，用他的鼻子轻轻拨开她的嘴唇，就像这样，而后一股暖意，如同蜂蜜，蔓延到她的全身，而后他突然把她抛向空中，很用力，就像抛一个枕头，直至她直喊娘，但他总是在最后一刻抓住她，抱住她，所以她摔不着。他喜欢用舌尖缓慢而长时间地轻轻触动她耳朵后面、耳朵里面、脖子后面长有纤细毛发的地方，直至那种感觉像蜂蜜一样再次蔓延她的全身。查理从来没

触犯过她，也从来没有伤害过她。他是第一位教会她一些东西的男人：比如慢慢起舞、穿超短三点式泳衣、光着身子脸朝下晒太阳、胡思乱想，戴镶绿色宝石耳坠以便衬托她的脸庞和脖子。

可是那之后他被迫归还蓝旗亚轿车，骨折了的胳膊上打着石膏绷带，他又去了埃拉特，可这次是和另外一个姑娘，露茜，她险些赢得了水上选美冠军。离开之前，他对莉吉说，你瞧，咕咕歌，我真的真的抱歉，但请你理解我。露茜出现在你之前，我和露茜并没有真的分手，我们只是发生了一点口角，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有阵子没见面了，可是现在我们又重归于好，等等，露茜让我转告你她真的不生你的气，没什么难过的，你会看到，咕咕歌，过一阵子，你就会慢慢从我们的事情中平静下来，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因为实际上，你应该找个更好的人，你应该找个最好的人。最重要的，咕咕歌，你和我只是对对方有好感，对吗？

**

最后，莉吉把那件银光闪闪的晚礼服送给了某位表姐妹，把三点式泳衣放到了抽屉最里面，针线包的后面，而后就把它遗忘在那里了：男人们管不住自己，他们生来如此，但在她看来，女人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爱情这种事几乎总以这种或那种坏结果告终。

查理并没有在本奈一耶胡达足球队长期踢球。现在他成了家，有三个孩子，在霍隆有家工厂，制造太阳能热水器，据说他甚至把热水器大批量出口到占领地和塞浦路斯。两腿瘦骨嶙峋的露茜呢？她最后的结局又怎么样啦？查理利用了她之后也把她给甩了吗？如果我有她的地址，或者电话，如果我有勇气，就会去找她。我们两人一起喝咖啡、聊天，我们两人甚至可以成为朋友？奇怪的是，我现在怎么一点也不在乎他了，但确实有点在乎她。我从来就不会想到他，即使怀着蔑视，但确实有时会想到她：也许因为现在她变得有点像我了？他在床上也叫她咕咕歌吗？他也是笑着在她双唇之间挪动鼻尖吗？他是否慢慢地、轻轻地用她的手向她展示她身体的样子呢？如果我能找到她，我们也许可以说说这些，我们或许会慢慢成为朋友。

男女之间确实不存在友谊：如果他们之间起电，那么就不会产生友谊。如果他们之间不起电，那么他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但是两个女人之间就不同了，尤其是同样从男人那里接受了痛苦与失望的两个

女人，尤为重要的是因为同一个男人而遭受痛苦的两个女人——也许我有朝一日应该努力找找那个露茜？

**

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男人，都五十多岁了。他们都显得不慌不忙。两人中为主的那个体格健壮，完全谢了顶，像电影中的黑帮亲信。块头较小的那个显得陈腐，连衣服都是旧兮兮的，他举止躁动，表情中多少有点羡慕或同情，没有丝毫歧视。作家点燃一支烟，认定这个人一定是某类代理商，也许是推销吹风机的。作家把老板叫作列昂先生，而把那个谄媚者叫作施罗莫·霍基。他们好像在泛泛探讨关于成功的问题。

黑帮亲信说：“除此之外，你这辈子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百分之百认同，”他那个随从说，“我绝对不会反对你，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人这一辈子不能光顾了吃喝。人需要拥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犹太教中所说的那样。一种上好的灵魂。”

“你呀，”老板冷漠而略带厌恶地说，“总是那么不着边际。总是从空气中，从云彩里拽出东西。要是你从现实生活中举出一两个例子，就会把自己解释得更好啦。”

“好啊，可以，干吗不？比如说，那个过去给伊斯拉泰克斯（Isratex）工作的家伙哈扎姆，欧法迪亚·哈扎姆。你记得他吧，那个两年前中彩得了五十万的人，后来他离婚了，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搬家，开始投资，谁来借钱都给，不用担保，加入了某个党派，施计做了个部门首领，日子过得像国王一样，甚至像君主。最后，他得了肝癌，被送到以希洛夫医院，病入膏肓了。”

列昂先生皱起眉头，用不耐烦的腔调说：“当然。欧法迪亚·哈扎姆。我参加过他儿子的婚礼。我本人正好非常熟悉欧法迪亚·哈扎姆的情况。他恣意花钱，既有正当理由，又过得快乐，他每天开着蓝旗亚和金发碧眼的俄国姑娘在城里兜风，他总是在寻找投资者、企业家、担保人、资助来源、合作伙伴。可怜的家伙。可你知道什么？我们探讨这个题目时，你最好别提他：你举他这个例子并不好。癌症，

朋友，不是因为坏习惯才得的。现在科学家们发现，得癌症或是因为脏，或是因为紧张。”

**

作家把差不多一半的炒鸡蛋剩在盘子里。他喝两小口咖啡，觉得有股烧洋葱和人造奶油的味道。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而后，付了钱，微笑着向找给他零钱的莉吉致谢，他把小费藏在茶托底下。这一次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看着她离开，不过确实朝她的后背和臀部投去欣赏的、依依惜别的一瞥。他可以透过她的裙子看出她短衬裤的左半边比右半边略高。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看她。最后，他起身离开，而后改变主意，下了两级台阶走进没有窗子的厕所。光线凝滞的灯泡、斑驳的墙皮以及黑暗中飘来的污浊尿臊味儿使他想起观众见面会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观众的问题。

从厕所出来时，他看到列昂先生和施罗莫·霍基先生把他们的椅子挪得更近了，并肩坐在那里，弓身看着笔记本。大块头男人一边沿着一排排数字移动着粗大的拇指，一边明显地压低声音说话，一遍又一遍地来回摇着脑袋，仿佛想把什么东西永远彻底地排除在外，毫无疑问，与此同时，他那位默认的同伴频频地点头。

**

作家走到大街上，又点燃了一支烟。九点二十了。夜晚既热又黏，凝固的空气沉甸甸地停泊在街道上和院落里，空中弥漫着煤烟和燃烧过的汽油味儿。他想，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晚上，身患重病躺在以希洛夫医院汗津津的被子里，身上扎着针，插着试管，身边传来一排呼吸机的喘气声，该有多么可怕啊。他想象着欧法迪亚·哈扎姆，没生病之前，那是一个活跃人士，总在运动，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块头虽大但行动敏捷，像舞蹈演员，开着蓝旗亚跑遍城中大街小巷，周围净是帮手、朋友、出主意的、年轻女子、投资人、为所欲为的人、未来的成功人士、许许多多思想有创意的人、乐于询问的人、各种各样的修理工和管闲事的。他终日拍着人家后背，把男男女女紧紧拥抱在他宽阔的胸前，顽皮地击打他们的肋骨，说着表示敬意的话，表现出惊愕不已，纵声大笑，抗议，指斥，说笑话，说我完全惊呆了，大叫别管它，算了吧，引用《圣经》中的诗文，有时受到情

感浪潮的左右，那时他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开始不加选择地用亲吻和热切的抚摸令男男女女窒息，险些就要下跪，突然间泪水夺眶而出，羞怯地咧嘴而笑，再次亲吻，抚摸，拥抱和哭泣，深深鞠躬，保证永不忘记，而后匆忙离去，上气不接下气，微笑着向你挥动着张开的手掌告别，一根手指上总是挂着蓝旗亚钥匙。

**

在欧法迪亚·哈扎姆躺着的临终监护室的窗下，阵阵救护车笛声、刺耳的刹车声、医院入口处出租车站喧闹的收音机里传来的无节制的最大音量的愚蠢广告语，划破了夜空。每喘一口气，他的胃里就冲袭着鸡尾酒的臭气：小便、镇静药、剩饭、臭汗、喷雾剂、氯、药、脏兮兮的调料、粪便、甜菜沙拉和消毒剂。现在重新命名为“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的旧文化中心的所有窗子全部打开也无济于事：空调全部失灵，空气发闷，令人窒息。观众们大汗淋漓。一些人与朋友不期而遇，站在过道里聊天。另一些人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年轻一些的坐在后面的长凳上，因为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常客把前几排座位坐满了。他们的衣服粘在身体上，散发着自身的气味，也散发着身旁的人们散发到肮脏的空气中的气味。

与此同时，他们就最新消息交换着看法，关于阿卡的恐怖事件，关于内阁会议里传来的小道消息，关于腐败的曝光，关于一般形势，关于空调不运转，关于酷热。头顶上三只疲惫的风扇无效地运转着，几乎让人注意不到：这里非常热。小虫子在你领口和后脖颈上挤来挤去，犹如酷热的非洲。空中弥漫着汗臭和除臭剂的气味。

外面，三四条街远的地方，救护车或消防车的笛声忽高忽低，一阵不祥的呼啸声渐渐远去，不是因为距离渐远，而是因为力量渐衰。一辆停靠的车子时断时续地响起警报，声音划破了夜空，它是受到了黑暗中突如其来的恐慌的侵袭。今天晚上作家会讲什么新东西吗？他会设法向我们解释究竟为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加以改变？他能看到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東西吗？

**

有些人把与今晚活动主题相关的书带来了，正用书或报纸来给自己扇风。时间已经推迟了一些，还是不见作家踪影。节目包括开场白、一位文学评论家的讲座、朗读新作中的短小片段、作家讲话、回答问题、结语、闭幕词。免费入场，人们很好奇。

终于到了，这位作家。

会场的文化管理员在楼梯脚下，足足等了他二十分钟。这是一位积极乐观、和蔼可亲的人，大约有七十二岁了，那张圆脸红扑扑的，让你想到一个苹果长时间被搁在水果碗里，直至长出了皱纹。脸颊上交错着看上去不健康的蓝色血管。然而，他的精神，像平时一样活跃，像消防员用的水龙带喷射口，任何方向都带有热情和社会责任。然而，身上酸臭的气浪从握手中便可以感受得到。他毫不耽搁地开始与比他小三十岁的作家打造一种情感关系，加之流露出来的慷慨钦佩，犹如两个老游击队员之间的亲密：我和你，毕竟，各自在自己的战区，为促进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强化文明而不知疲倦地拼搏。因此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私下里，可以允许我们自己轻轻松松地调侃两三分钟，而后再露出恰当的严肃表情，走进大厅，在讲台上就座。

**

好啦，好啦，好啦，欢迎，我年轻的朋友，欢迎，我们就像等候新郎那样在这里等候你，嗨——嗨，你呀，我怎么说呢，有点晚了。什么？你在咖啡馆里耽搁了？好啦，这又不是世界末日，谁都会迟到。你也许听说过有一次一个主持割礼^[1]的人去晚了？没听说？我讲给你听。一会儿再讲。有点说来话长，顺便说一句，你也可以在德鲁扬诺夫^[2]的书中找到这个笑话，你一定对德鲁扬诺夫很熟悉吧？怎么会呢？你是个以色列作家！德鲁扬诺夫，拉比奥尔特·德鲁扬诺夫，《笑话与妙语书》的作者！对任何犹太作家来说，那都是名副其实的金矿！好啦，没关系。他们都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我们一会儿再说德鲁扬诺夫。一定。可是别忘了提醒我，我自己对笑话与妙语的区别也有一点想法。好啦，没关系，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毕竟，你有点晚了，我的朋友，没事儿，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是我们开始害怕缪斯让你把我们给忘了。可是我们没有放弃希望！不不，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坚定不移！

作家接着为迟到而表示歉意，小声叨咕了一些他自己的妙语：你们没我也总能开始。嗨——嗨——嗨。没你！真可笑！老文化贩子放声大笑，他的体味儿就像过了保质期的水果味儿。但是，恕我直言，你没我们也可以开始，在别的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他们在爬楼梯时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你觉得那些美国狐狸将要从他们的阿拉伯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吗？他们最终会设法给我们买到一点和平与安静吗？至少和平安静上一两年？不会？

他自问自答：

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他们只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麻烦。好像老麻烦还不够似的！要橘子汁吗？柠檬汁？也许要点带汽的？不过，快点。这个，我给你选了——现在我们希望给你带来一个生气勃勃的夜晚。

请喝果汁，不用急，而后我们从那儿出去见观众。依我之愚见，他们能够振作起来。你甚至可以挑逗一下，亲爱的。别听之任之！对，如果你已经喝完了，那么我们就上台吧。他们现在肯定有点生气了。

于是他们两人，作家和老文化商，一路纵队从舞台侧面走出，走到台前，样子既庄严又严肃，像两个郡副司法长官。大厅里迅速响起一阵乱哄哄的低声说话声，也许因为作家穿了一件夏天穿的衬衫，土黄色短裤，凉鞋，样子不像艺术家，倒像一个基布兹人被送进城组织一次和平集会，或者像穿便服的预备役军官。据说他在私生活中确实是个相当简单的人，我是指，就个人而言，是像你我一样的人，瞧他的书有多么复杂。他也许会有艰难的童年。知道他愿意和什么人住在一起会很有意思。从他的书中不容易判断。据说他离婚了？对吧？不只离了一次而是离了两次？你可以从他的书中看出来：无风不起浪。不管怎么说，他在照片中的样子截然不同。他有点上了年纪。你觉得他有多大岁数？大概四十五岁左右，不是吗？顶多四十五岁。真的吗？我打保票，完全打保票，他以前比现在个头要高。

**

他们把作家放在将要朗读作家作品片段的职业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中间。他们握手，点头示意。罗海尔·莱兹尼克迅速把手指从他握紧

的手中抽了回来，仿佛她被烫了似的。作家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握手令她细长的脖子比脸颊还要红。

文化主办人笨重地抬起脚，试着麦克风，清清嗓子。他开始欢迎今晚聚集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几代观众，他为空调不运转表示歉意，俏皮地说每片乌云都有银色的衬里^[3]——空调出故障了就意味着我们这次用不着忍受它那该死的嗡嗡声了，这样我们就不会漏掉一个字了。

接着，他公布了今晚的活动安排，保证作家要在活动结束前回答问题，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形式和我们的客人们进行讨论，他欣喜地声明，介绍他、说明他应该在场确实有些多余，即或如此，他花了十分钟讲述作家的生平，并罗列了他所有的作品（错误地把另一位作家的作品归于他的名下），在结束介绍之前，他以自己情绪高昂的方式，向观众重复刚才在楼梯上从作家那里听来的俏皮话：我们今晚的新郎惊奇地得知我们在等他，没有他节目就不能开始，嗨——嗨！在这方面引用老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咏叹生死》一书中的两句名诗实乃恰如其分，诗大概是这样写的：

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

没有馈赠就没有负重。

是啊。现在，承蒙各位允许，我们将开始今晚的日程。大家晚上好，欢迎前来重新翻修过的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文化中心好书俱乐部参加每月一次的聚会。我非常高兴地说，在过去的十一年半中，好书俱乐部基本上每月在这里举行一次聚会。

**

作家闻听此言，决定不笑。他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有些忧伤。观众们眼巴巴地看着他，可他显然没有留意，故意凝视着讲台右侧墙壁上挂着的劳工运动领袖伯尔·卡茨尼尔森^[4]的照片。卡茨尼尔森显得狡黠，但是心地善良，仿佛他刚刚用只有自己知道的阴险手段发动了一场政变。眼下他是国王，甚至是君主。于是，作家微微一笑，这微笑有些姗姗来迟，观众们从文化委员发表开场白以来就一直等待着这微笑。

在那一刻，作家觉得在礼堂里，在离讲台很远的地方，有人在不礼地偷笑。作家环视礼堂，什么也没出现。没有谁像是刚笑过。一定是耳朵欺骗了他。于是他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个拳头支起下巴，佯作从远处谦虚地观望，而那位文学评论家，长着雀斑的秃头，在天花板灯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他站起来尖声尖气地就作家近作与各种不同的当代及前辈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找出其相似性，寻找相互间的影响，确定产生灵感的渊源，展示内在的肌理，进行各种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强调让人意想不到的联系，深入故事的最深层，在海底深处进行挖掘与调查，而后气喘吁吁地钻出水面，向世界展示他想方设法随身带来的奇珍异宝，而后再次潜入水中，又浮出水面，揭示隐藏着的寓意，透露作家所使用的手法和技巧，诸如双重否定的策略，隐藏在情节较深层面的陷阱与错谬，而后探讨可信性和可靠性问题，它唤起了关于叙事权威的基本问题，而后，依次是社会讽刺尺度，以及社会讽刺尺度与自我讽刺之间的模糊界限，促使我们思考合法性的限度，以及传统手法的分类，互文语境，它与形式主义、拟古和当代政治从表面看只有一步之遥。这些潜藏在表面下的东西是否合乎逻辑？它们之间是否一致？它们究竟是不和谐还是复调音乐？但在这之前，评论家围绕与总体艺术创作和具体文学创作有关、当然与我们今天晚上考虑的作品有关的“意义”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机智地兜圈子，感染了听众。之后评论家起锚，勇敢地驶进那广袤无垠的意义公海。

无济于事。

此时作家已经完全沉浸于他惯用的把戏中。他用两只手掌托住太阳穴（从他那位职位卑微的外交官父亲那里学来的姿势），不再听讲座，而开始环顾礼堂，从这儿窃取一副苦涩的表情，又从那儿窃取一副猥亵的表情，或者是可怜的表情，捕捉到两条刚刚放下又正要跷起的二郎腿，看到了乱蓬蓬难以梳理的一头白发，或者是充满了热切期待的面孔，发现一滴汗水正流到一对乳房的夹缝中间。他辨认出在那边，很远的地方，在紧急出口旁边，一张苍白细长显得颇为聪慧的脸，像那类从经济学院退学变成了可以说是既定社会秩序的敌人的脸。这里，在第三排，一个乳房漂亮、皮肤黝黑的女孩，身穿无袖绿色上衣，用纤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抚摸自己的肩膀。

好像作家正在窃取他们的衣袋，而观众正在文学专家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关注他创作中的次要领域。

**

在那边前排，一个宽脸庞、大块头的女子叉开两条青筋突起的大腿坐在那里，她多年前便放弃任何努力，不再节食，美丽毕竟只是一种错觉，她不再关心她的外表，决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她的目光片刻也不离开讲话人、文学专家，她的双唇带着她正在经历的甜美文化体验，微微张开着。

几乎正对着她的身后，一个大约十六岁的男孩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他似乎并不快乐，也许他是个初出茅庐的诗人，脸上长着丘疹，蓬乱的头发仿佛覆盖着灰尘的钢丝绒。年龄的烦扰，还有夜间发生的一些行为在他的脸上留下一副伤心状，他通过深度近视镜片，悄悄地深爱着这位作家：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你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只有你能够理解，毕竟，我是在你一页页书稿中独自憔悴的人。

**

男孩对面的大厅另一侧，坐着一个身材粗壮的人，样子分明是工会的工作人员，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他也许在某一工人阶级住宅区的一所老学校里当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老师，而今则更有品位，甚至成了地区教育部门退了休的副头头。他的下巴好像挤作一团，那黑白相间的眉毛浓密而蓬乱，上嘴唇有块蟑螂般的胎记，刚好长在他的右鼻孔下边。作家想象，在讨论结束之前，我们将有机会听到这个肥壮的伙计总结自己的观点：他今晚当然不是为了开阔视野而来，也不是为了享受而来，而是专门要在讲话人说过话之后起身，捶着桌子，一如既往地表达他对所谓“当代希伯来文学”的反对意见，说这种文学内容空洞，在如今，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一点也不需要它，然而不幸的是，它却塞满了我们一点也不需要的东西。

**

作家自己决定管老教师叫帕萨赫·伊克哈特博士。管咖啡馆里的女侍者叫莉吉。黑帮亲信继续称作列昂先生，而施罗莫·霍基依然是他点头哈腰的同伴。初出茅庐的诗人名叫尤瓦尔·大汗，但当他胆怯地把自己的处女作送给文学编辑时，会署名为尤瓦尔·多坦。渴求文化的女人将被称作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然而她住宅区的孩子们管她

叫可怕的米拉)。故事的背景置于特拉维夫雷乃斯街上的一幢墙皮已经剥落的旧楼里。慢慢地，米丽亚姆·奈霍莱特与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男孩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的联系。一天早晨，他妈妈派人把他送到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的住处。她会用一杯果汁、两块她亲手做的饼干招待他，然而他会礼貌地拒绝接受第三块，也礼貌地拒绝吃苹果。然而，当他离开时，会迷迷糊糊地咕哝说不，他没有弹奏乐器，但是，他确实有时写点东西。不算什么。微小的尝试而已。

两天之后他又出现了，因为她邀请他把他的诗作拿给她看，她觉得这些诗作并不稚嫩，相反，它们具有情感深度，语言丰富，在审美上也有精到之处，对人和自然充满了巨大的爱。这一次，孩子确实接受了苹果，是她为他削的，还吃了三块饼干，喝了点果汁。

一星期之后，尤瓦尔又一次敲开了她的房门。第二天还是这样。米丽亚姆·奈霍莱特亲自给他做了既甜又黏的水果蜜饯，他腼腆地递给她随身带来的一件礼物，镶嵌在一块浅蓝色玻璃上的蜗牛化石。在接下来的一些夜晚，她偶尔会在他们说话时碰碰他的胳膊或肩膀。由于吃惊，或是出于母性的温柔，她有意忽略了他的一只手笨拙地，几乎是偶然地沿着她的裙子向上移动，然后在她的胸脯上停了约莫有喘三四口气的工夫，仿佛犯晕似的，但这种情形只出现过一次。恰逢那个瞬间，邻居莉萨维塔·库尼斯汀碰巧从厨房的窗口向外看，于是恶毒的谣言便毁了几几乎没有发生的事，一切均在不光彩中结束。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继续给他炖水果蜜饯，那蜜饯像果酱一样甜美，像胶（原）一样黏稠，她把蜜饯弄凉，放到冰箱里，但是年轻的尤瓦尔·多坦再也没有来过，除去在他的诗作与梦境中，在他那阴暗的夜间幻觉中。由于这个原因他下了决心，他没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但是他把行动推迟到此次文学之夜之后，因为他对与作家会面寄予了某种朦胧的希望，作家将会理解他的痛苦，一定会向他伸出友好之手，甚至会把他请到家中，会被他的诗歌打动，而后，当相识发展成友谊，友谊变成了一种精神联系——在这方面幻觉几乎变成了令孩子无法承受的神奇与惬意——作家可能会为他打开文学世界的大门。一个奇妙而光彩夺目的世界，这个世界最终会对诗人的痛苦提供意外的补偿，令人狂喜的喝彩、娇美女孩的崇拜、成熟女子的疯狂爱情，你在梦中所触及的一切，甚至连做梦也没有看见过的一切都会大量地向你倾泻而来。

也许采用第一人称，以某位邻居，比如说耶鲁哈姆·施德玛提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颇有味道，耶鲁哈姆·施德玛提是那个矮胖的文化中心管理员，他今天晚上向你介绍并引用了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咏叹生死》中的两句诗：

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没有馈赠就没有负重。

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夏夜，空气静止不动，文化中心管理员在黑暗中休息，他很累，身上汗津津的，坐在工人住宅新区他那两间套住房的阳台上一把破旧的安乐椅里，肿胀的双脚泡在一盆凉水里，思绪陷于对母亲的些许记忆中。母亲六十六年前死于哈尔科夫，那年他才六岁（母亲的名字，与那位嚼舌头的邻居的名字一样，也叫莉萨维塔）。就在他的阳台下面，有两个人正说着悄悄话。他本应该立即起身进屋，他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偷听人家在说些什么，但是太晚了，因为他若是现在起身，就会打扰那对情侣，自己也会难堪。他没找到合适的方式，耶鲁哈姆·施德玛提继续不安地坐在阳台上，但出于情理，决定用两只粗壮的手堵住耳朵。然而，在这么做之前，他靠向阳台，辨认出邻居十几岁的腼腆儿子尤瓦尔·大汗的身影，还有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的轻柔欢快的语调，他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想起很多年前，苏联初次把人造地球卫星发向太空的那个夜晚，等等。

**

也许能够从文学评论家（他现在正在阐述在创作中转换视角的悖论）那里拿来一两个特征放到经验丰富的文化中心管理员身上：比如说，可以把他半圆弧形的白发，本—古里安的款式，装饰到后者长有雀斑的头上；他那叽叽喳喳、令人讨厌的亮相，像一群气急败坏的蜜蜂；也许连他成功的讲话，也如同某人，其论证刚被驳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彬彬有礼地控制住怒气，寸步不让，用加倍的果断还击攻击者，加上谦恭有礼的讥讽，令攻击者目瞪口呆。作家倾向于让讲演者鳏居二十年，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阿雅，阿雅任性地找到宗教信仰后，与约旦河西岸的艾龙莫莱^[5]的一个定居者结了婚。最适合他的名字是亚吉尔·巴—奥利安（支特莫斯基）。这是作家的过失，而巴—奥利安到了说结束语的时候，他在结束语中把作品在我们眼前演示为陷阱，如同密封得严严实实的镜子寝室，没有门窗。刚好在这时，大厅里的某个角落传来窃笑声，充满嘲弄与绝望的遏制着的笑声，打扰

了作家，并且使他丢失了那具有颠覆性的思想线索。他突然间非常需要一支香烟。

**

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文化管理员在开场白中引用了他《咏叹生死》一书中的两句诗“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没有馈赠就没有负重”。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现在他的诗歌已经多年不再出现在文学副刊和杂志上了。他的声名已经被人遗忘，也许住在老人之家的一些人还记得他。然而，在作家小时候，贝特—哈拉哈米的诗歌曾经在各种仪式、各种庆祝活动或公众集会上被引用。

人皆为上帝之造物

人皆闪烁上帝之灵光；

我们每个人皆为微观世界，

每个人心中皆拥有梦想。

（这首诗配上忧郁的俄罗斯风格的旋律，被人弹奏与演唱；整整一代人，作家那代人，在篝火旁，在基布兹的草坪上，歌唱它，颤抖的声音中含着忧伤与渴望。可是现在，词语和旋律几乎均被遗忘。就像天真的诗人本人。）

当贝特—哈拉哈米来了开玩笑的兴致时，就能这样用韵：只有马/从不迟疑拖沓，不然就是“仿佛潺潺小溪流入池塘/傻子哟呀的词语也是一样”。

大约在作家十五岁那年，班上的一个女孩（并不漂亮，但吸引人）送他一本赫尔曼·黑塞的《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她在扉页上写下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的几行诗：

风儿吹过，

吹过时唱着歌：

容或这一次飞腾之风

用羽翼把你腾升。

**

等巴—奥利安结束了自己的演说之后，就轮到罗海尔·莱兹尼克朗诵从作家新书中遴选出来的三四段话。她漂亮而腼腆，虽然漂亮却不怎么吸引人，她身材修长、举止娴静，三十五岁左右，一根乌黑的老式辫子垂到肩膀下，遮住了她的左胸。

她身穿一条米色无袖棉裙，扣子扣到脖颈，上面印有蓝色或紫色的仙客来图案。在作家看来，她的衣裙，她的辫子，还有她的娴静，使她看上去像上一代的拓荒者。不然就是她有宗教背景？

罗海尔·莱兹尼克站在那里面对着观众，她的后背略微朝纸页弯曲，前额朝麦克风倾斜，细长的前臂支撑着你的书，犹如放着玻璃杯的托盘，她朗诵时，仿佛你的书中除了爱与温柔之外一无所有。就连你写的如同撒下玻璃碴的尖刻对话，她也带着温柔与感情来念。

你为什么今晚到这里来，作家问自己，你到这里究竟来寻找什么？你现在应该待在家里，坐在书桌旁，或者仰面躺在小地毯上，破解天花板的形状。究竟是什么令人费解的恶魔驱使你一次又一次来参加这个集会？你可以不来这里，静静地坐在家里，听巴赫康塔塔BWV 106《悲歌》。你可以做个工程师，为困难山区设计铁路，就像你小时候梦想的那样。（当他的父亲在波哥担任大使馆秘书时，年仅十二岁的作家去山区旅行，摇摇欲坠的火车在令人眩晕的陡坡中迂回前行，那次旅行仍然令他魂牵梦萦。）

事实上你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你要传达什么要旨，如果说有要旨的话？你的书起到什么作用，对他人有什么好处？你对重要的问题，或至少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何回答？

同情与宽容，是罗海尔·莱兹尼克在你写下的文字中所找到的，她是一个令人愉快、几近漂亮的姑娘，只是不吸引人而已。

**

在大厅另一边，后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男孩——不，是男人：瘦削，有点猥琐，他的样子像只快要掉光了毛的猴子，只有在塌陷的双颊上还剩下一簇簇毛，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蹩脚男人，头发稀疏的头顶如同贫血的鸡冠。他可以是，这么说吧，一个地位低下的活动家，因为有人发现他给另一党派的代理人传递秘密文件，因此把他踢出了部门办公室。从那时起，他靠给人做数学家教维持生计。

阿诺德·巴托克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很合适。一个月前，他又把在一家私人信使公司分拣包裹的半时制工作给丢了。汗水和污垢使他的衬衫领子变了颜色，裤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臀部，他甚至不用劳神清洗他的衬衫和内衣，他的凉鞋也磨损得不成样子。阿诺德·巴托克利用晚上时间给部长们、记者们和议员们撰写备忘录，给各种报纸的编辑们写信，给国家审计员或者总统起草急件，一堆堆卷宗令其深受其苦，尤其是在凌晨之际。

他和母亲奥菲利娅住在一起，母亲双腿瘫痪。两人躺在房间里一张破旧不堪的床垫上，合盖一条被子，那不过是没有窗户的一间小卧室，曾经用作他父亲的小洗衣房。自从父亲去世后，洗衣房的铁百叶窗就被永远地封死了，并上了一把挂锁，只有从后边院子里通过一扇变了形的胶合板房门才能进去。厕所在院子另一头的一间瓦楞铁棚子里，但是行动不便的寡妇走不过去，阿诺德·巴托克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得把一个搪瓷便盆放到她的身下，而后出门把屎尿倒在棚屋里裂了口的马桶里，又用垃圾箱之间的水管把它冲洗干净。便盆上搪瓷磨损或剥落的地方出现了黑色的斑点，因此即使把便盆刷洗干净，并用漂白粉消毒，它也看着总是不干净。

已经有好几年了，母亲不再叫他的本名阿诺德，而是恶毒地坚持叫他阿拉来，或者阿尔凯，当他抗议说，行了妈妈，别那么叫了，你非常清楚我叫阿诺德，他那位瘫痪在床的母亲，则像个被宠坏的小姑娘那样卖弄风情，透过眼镜欢欣鼓舞地叫道：又怎么啦？出什么事啦？你怎么回事嘛，阿拉来？你干吗这么生我的气嘛？你也许想打我？就像你死去的父亲——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过去常常做的那样？你也要那样吗，阿拉来？你想打我吗，啊？

阿诺德·巴托克是可怜虫吗，他刚刚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发出咯咯的笑声或者窃笑声？是蓄意嘲笑吗？作家问自己，还是嫉妒？是厌恶？还是生气？也许这只是痛苦本身一种抽象的非个性化的声音？

作家试图想象阿诺德·巴托克，如何只穿着汗津津的内裤，在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在潮湿发霉的洗衣房，从妈妈身子底下拿出散发着臭味的搪瓷便盆，而后气喘吁吁地使劲给她翻身，擦干净她的身体，给她垫上一块干护垫。

**

就这样，当终于被邀请讲话时，作家显得兴致极好，耐心、谦虚、认真地回答听众的提问。偶尔，他使用简单的类比或者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不慌不忙地阐述了讲解与讲故事之间的区别。他信手列举塞万提斯、果戈理、巴尔扎克，甚至契诃夫和卡夫卡。他讲述了一些奇闻逸事，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他对文学评论家进行了狡黠的嘲讽，但是称赞他的发言，感谢他所做的深入观察。当他讲话时，一切都令他感到震惊：他同意参加这一活动，他没有做恰如其分的准备，从他嘴里源源涌出的语词，即使当他讲述这些语词时，连他自己也完全清楚他并不同意自己的说法，更为糟糕的是，实际上对于真正的中心问题，他连一点答案的影子也没有，他对口中侃侃而谈的东西没有固有的兴趣，那些东西与他完全无关。

他也不知道，阿诺德·巴托克为何劳神前来此地？真的就是坐在大厅后面，朝你伸出他那蜥蜴般的脖子，用遏制着的窃笑来嘲笑你呢？他的嘲笑是不是非常正确呢？作家在使用热情、滔滔不绝的语词继续捕获观众，尤其在捕获女性时，对自己说。

**

他停顿片刻，用手指捋了捋头发，想起了女侍者莉吉，还有她的初恋情人查理，本奈—耶胡达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查理惯于用鼻尖慢慢拨开她的嘴唇，融化她，直至她几近眩晕，轻轻和她说咕咕歌，甚至在埃拉特给她买闪烁着银光的带装饰片的晚礼服，如同里维埃拉酒店里歌星穿的晚礼服，而后丢弃她，与在水上选美比赛中获得亚军的一个名叫露茜的女孩重归于好：男人们管不住自己，他们生来如此，但是女人，在露茜看来，确实也好不到哪儿去，绝对好不到哪儿去，女人们的样子常常像躺在那里需要人宠爱的猫，因此实际上在男女关系中，没有特别多的选择，男人与女人都无足轻重。是这么回事：如果他们之间不起电，那么他们怎样建立联系？如果起电，那么

他们最后会被烧毁。莉吉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爱情终将陷于绝望的原因之一。但也许有点出于侥幸，我将设法与那个露茜见面？我们有很多话要说，重温某些富于刺激的经历，笑看多年前显得那么痛苦的事。我应该尽量弄清楚那个露茜在获得亚军之后在什么地方打拼。假设她还活着。假设她也一个人生活。假设她不介意和我见面。

**

作家摆出一副孤独、忧伤、又具有文化敏感性的表情，这其中堆积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对于观众提出的“你为什么写作”等问题，他使用了已经用过不止一次的答案，有些回答巧妙，有些回答诙谐或者闪烁其词。这是从他那位地位低微的外交官父亲那里学来的技巧。做结论时，他好笑地把球抛回给文化中心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并且用《咏叹生死》中的一些诗句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智者缺乏意识，

愚人拥有金子之心，

欢乐经常以眼泪结束，

然而谁解其中缘故。

**

而后他被读者包围了。他无动于衷地在他的新书上签名，以令人忧虑的谦虚架势来接受赞扬，偶尔微微一笑，就像遏制自己别打哈欠，并试图平息帕萨赫·伊克哈特的怒气，伊克哈特是一位长着宽下巴、脾气暴躁的教育工作者，他的眉毛浓密发灰，耳朵和鼻孔中钻出了毛发，他向他保证当代文学并没有否定以色列：谴责占领他人领土的不义行径，讽刺腐败与普遍的无节制，暴露颓废和愚蠢，这些东西并不等同于否定国家，实际上，它们经常来自破碎的心灵。即使以色列的敌人有时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这里所写的东西，也绝对不是那么回事，毕竟《圣经》时代的先知，早期现代作家，如比阿里克^[6]，或布伦纳^[7]、尤里·兹维·格林伯格^[8]或S. 伊兹哈尔^[9]等等，也那样。

作家慷慨地允许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男孩尤瓦尔·大汗或者多坦寄给他一些诗作。寄来吧，就这么做，但是请要有耐心，不要期待一两天以后就能得到回复，你必须理解，许许多多的人把东西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但遗憾的是我的时间，等等，等等。

接着，他使了个眼色，紧紧握住文学评论家亚吉尔·巴—奥利安（支特莫斯基）的手，感谢文化中心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对方也感谢他同意前来讲话，不用谢，不需要叫出租，我今晚就住在附近，我情愿走回去，那会让我提提精神，也许海上开始吹起微风，很快就会凉快了？

**

作家在外面的楼梯上点燃一支香烟，注意起罗海尔·莱兹尼克。他热情地感谢她，赞赏她朗诵时的感受力和悦耳的声音。而她呢，则局促不安地微笑，仿佛她没有得到赞美，而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她声音哽咽，感谢他的溢美之词：受称赞的不应该是她，而是他写的书。

当作家站在一旁，让她经过时，她不住地嘟囔，没什么，谢谢你，真的没什么。尔后，好像是她冒犯了他，她伤心地说，不，谢谢你，我不抽烟，对不起，谢谢，真的没什么。她把读的那本书抱在胸前，像是抱着包在牛皮纸里、用两根橡皮筋捆好的胸前护垫。

你知道，作家说，事实上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只让你朗诵，不用发表任何讲话，我会非常高兴，我是说，如果整个晚会就是朗诵，而没有什么吹毛求疵、阐述和分析，甚至没有我最后的什么妙语就好了。你确实从心里在朗读我的词语，好像你沉浸在书中，而不只是把书打开抱在胸前。当你朗诵时，书自己开始说话。

别这么说，罗海尔·莱兹尼克咕哝着，没什么，谢谢你，真的没什么。而后，她突然意识到那不是恰当的回答方式，她用近乎悲泣的声音道起歉来。

就在这时，走廊里的灯灭了，作家一边试图拉住她的胳膊使她站稳，一边用另一只手去按灯的开关，但是他的手指在黑暗中先落在了她温暖的胸脯上，片刻之后才触到楼梯的扶手。与此同时，另一楼层

的人把灯打开了。作家表示歉意，罗海尔·莱兹尼克有点吃惊，声音颤抖着说，不要紧，没什么，谢谢，真的，非常感谢。对不起我有点激动。作家继续说：除此之外，你的声音在我听来真的非常像在我写作时听到的人物的心声。

罗海尔·莱兹尼克默不作声地将此接受下来，她双唇颤抖。最后她垂下眼帘说，她得承认在举行今晚的活动之前她非常紧张，她真的非常害怕，在作家面前朗诵他作品中的片段，有点像演奏舒伯特的作品时舒伯特就坐在大厅里。

**

作家提出陪罗海尔·莱兹尼克走回家去：反正他喜欢走路，呼吸夜晚的空气，他们可以在路上聊聊，或者兴许在什么地方坐坐，喝点热的或冷的，甚至更刺激的？

现在她全然不知所措了，从耳朵一直红到脖颈，好像她的裙子拉链突然开了，她道歉，慌乱，不幸的是，确实和她没什么可走的，因为她恰巧就住在这里，在社区中心对面，就在那里，在那间房屋底下，左边那个窗户，没亮灯的那个，她确实非常抱歉，不，她不是抱歉，而是……好吧。我正好就住在这里。楼上。

如果没亮灯，作家微笑了，一定是意味着没有人等你，因此你还是可以稍微走走的？

不，哈兹里托正等着我，我想他现在肯定每分钟都在看表，如果我晚回去一点，他一定会生我的气，你去哪儿了，你干什么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没有不好意思呢。

哈兹里托？

一只猫。一个披着猫皮的魔鬼。

可是作家并不放弃。我们兴许可以稍微走走，送你上楼呢？那么我就会和这个哈兹里托说句话。我替你给他写个说明。或许我可以替你贿赂贿赂他？就让我带你去离这儿不到五分钟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吧？很近，到了街口左拐，跟我来，我给你看些东西，给你讲个小故

事（近乎漫不经心地轻轻抓住她的胳膊肘）。这里，你瞧，就在这里，就在他们建起服装商店的地方，多年前是波格里宾斯基兄弟开的药店，我六岁那年，有一次，我的舅舅奥斯亚，我妈妈的兄弟，把我丢在这里，他完全把我给忘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回来了，冲药剂师波格里宾斯卡亚太太嚷嚷，那是怎样一种不负责任的行径啊，冲我吼叫，小魔鬼，看你还敢不敢再像那样消失了，冲我挥动拳头，威胁着要打我。但是奥斯亚舅舅还没回来时，我一个人和药剂师待在一起，闻着令人心醉的药味儿，她把我带到里面一个阴暗的小屋子里，低声向我讲解各种普通药物和毒药以及它们的作用。从那时起，我对毒药有点偏好，对地下室、储藏室以及各种各样的秘密格架心醉神迷。（作家边说边放开她的胳膊肘，但是把胳膊放在她的肩膀上。她颤抖起来，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做。）

跟我说，我烦你了吗？

没有，你当然没有烦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罗海尔·莱兹尼克惊愕地叫了起来。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经历，就像你在给我预先演示你还没开始写的下一部作品。兴许你已经开始写了但尚未完成。当然，你不必告诉我。问这样的问题，我感到抱歉。不应该那样问作家问题。（他移动胳膊，但先是抱紧了她的肩膀，使她贴紧自己。）

非常小心翼翼，犹如在黑暗中赤脚行走，罗海尔·莱兹尼克继续说，比如说，我不再相信巧合。近来我有时会突然感到所有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所有的事情，毫无例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不觉得任何事情，我是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出于偶然吗？

叶枯叶荣，

人生人死，

莫说奇缘——一种徒劳的信仰，

而是命运。

作家引用了突然在脑海里冒出的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诗句。罗海尔·莱兹尼克说：我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的家庭聚会上见过他几次。他长着一张红扑扑的圆脸，犹如果冻一样，

嘴唇非常鲜红，总是面带微笑，就像果冻中间的樱桃，手指柔软，散发着香气，总是以一种松松垮垮不舒服的方式拧孩子们的脸颊。

谁呀？

贝特—哈拉哈米。诗人。他的真名不叫茨法尼亚，也不叫贝特—哈拉哈米。而是叫完全不同的名字，好像叫什么亚伯拉罕·舒尔登弗雷。布麦克。我们就管他叫布麦克伯伯。有一次一直为他朗诵的女演员得了鼻窦炎，因此由我母亲替她，在克里亚特哈伊姆为布麦克伯伯举办的庆祝晚会上朗诵。那时我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已经参了军，但即使那个夜晚，他还是每隔五分钟就要松松垮垮地捏我的脸颊，有一次还捏我别的地方。他跟我们有点沾亲。我不是特别清楚那种关系。他不是我的亲伯伯，也许是父母某个姻亲的伯伯。也许是伯祖。在我小的时候举办家庭聚会时，他们经常对我说，你瞧那边，那个一直在握手、不住向左右微笑的人，样子像生长过度的矮胖婴儿的人，是我们的布麦克伯伯，他也是著名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

对于作家提出的问题她说：我不知道。不确定。我好长时间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了。他也许还活着。可是我也许搞错了，不，他不会活着，因为如果他还活着，兴许有一百岁了。

**

作家从侧面瞥了她一眼，注意到她前排的牙齿有些凸出，有点宽大，就像一只小松鼠，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东西上，但皮毛已经害怕地抖动起来：她随时可以逃向她楼顶的房间，还有她那只嫉妒的猫咪。

他漫不经心地轻轻用胳膊揽住她的腰肢，好像这里也有楼梯，她可能会被绊倒，来吧，别害怕，罗海尔。我们偷偷看看后边的院子好吗？也许那个小暗室仍然还在？也许有窗子，我们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她笨拙地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立刻，似乎又后悔了，她勇敢地说，好的。我就来。让我看看。

但是，厨房里昏黄的灯光微弱地照在后院，那里只有损坏了的家具、弃置不用的婴儿车、一些卡片盒、饭菜和垃圾的气味、变了形的遮阳篷、蓄水箱、电视机里高声发出的尖叫和大笑声、嚤嚤嗡嗡的空调机声，还有受到惊吓在奔跑的猫。

作家语无伦次地咕哝着时间的困扰与记忆的混乱，同时心不在焉地抚摸她的头发，辫子根儿，而后抓住她的双肩，轻轻把她拉向自己。但是，包在牛皮纸里并用两根皮筋系得紧紧的他的新书，如同盾牌，把他和她扁平的胸脯分隔开来。突然，她用一种高亢的、少女般的颤抖声音，那声音就像幼鸟的声音，与她早些时候朗诵时的声音全然不同，说：

可是我有点害怕。

他立刻放开了她，他想起她实际上并不那么年轻，并不真的吸引人，他蓦地想起了什么，他咕哝着道歉，点燃一支香烟，跟她一起走回她在文化中心对面的家。路上，他试图通过讲一个又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弥补几乎并未发生的事。比如有一天按响他家门铃的女人的故事。她身材矮小，宽肩膀，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穿绿白条的裤套装。她紧紧地，几乎是猛力地抓住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的胳膊，男孩试图挣脱她的掌控。先生，请原谅我像这样按响你的门铃，打扰你，实际上我们之间并非真的认识——也就是说，大家当然都认识你，可是不认识我们，过来，萨基弗，跟这位名作家打招呼。我们确实不想打扰你，只是一小会儿，我是一个职业膳食专家，许多年前，我设法在杂货店里和著名诗人利亚·戈尔德伯格夫人说话，可是萨基弗在这里从没有看到过一位真正健在的作家。看见一位作家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名著名的诗人或作家。萨基弗？怎么啦？来和我们的名作家讲一些非常新颖、非常美好的事情吧？不？你怎么啦？可是你在家准备得那么漂亮！我们甚至一起排练过。你为什么在作家先生面前忽然腼腆起来啦？没有理由害羞。作家对我们的灵魂了如指掌。对吧？可是我们很抱歉，我们真的不想打搅，我们这就走，我们就想把这个信封留给你，我们会耐心地等候你给我们写封信。请给我们写信，如实告诉我们你对萨基弗作品的看法。他需要做什么样的改进？或许是思想？或许是拼写？或许是风格？或许最好让他处理比较富有实践性的题目？请告诉我们哪里可以发表？你怎么回事，萨基弗？你为什么不说话谈谈你的东西？真是个傻孩子！请原谅先生，请给我们写封推荐信，或者作个序好吗？有你写封好推荐信，谁都会同意发表我们的作品！

**

接着作家给罗海尔·莱兹尼克讲了他古怪的舅舅奥斯亚，把他丢在波格里宾斯基兄弟药店里的那个人。这个奥斯亚舅舅曾经打了内阁中的共产党员施穆埃尔·米库尼斯先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最后他们两人成了知心朋友，当他们在同年同月患了同样的疾病后真诚地相互关心，甚至住进了以希洛夫医院的同一间病房。

有那么一刻，作家想到了奄奄一息的欧法迪亚·哈扎姆，那个像国王（甚至君主）一样生活的人，想到他所拥有的混乱时光，赚钱，离婚，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终日在城中兜风，拍所有人的肩膀，开怀大笑，逗趣，打嗝犹如雷鸣，无论见到谁，都拥抱亲吻，就连陌生人也一样，不管男女，当他放声大笑时，窗棂被震得咯咯直响，他现在住进了以希洛夫医院，他的导管滑落了，值夜班的护士离得很远，听不见他微弱的呻吟，因此他躺在自己热乎乎、散发着酸臭的血尿里，那尿液很快便会冷却下来，流向他的腹部、腹股沟、后背，把他的臀部粘在湿乎乎的床单上。

**

当他们来到罗海尔·莱兹尼克住的楼梯口时，作家热情地与她道别，感谢她同他一起走了一会儿，重复着对她朗诵的溢美之词，提出陪她上楼，走到楼顶。她在黑暗中涨红了脸，咕哝着说真的没有必要，哈兹里托正在上边等着她，她一向一个人回家，也就是说——

作家仍旧坚持着，用他那非常专断的声音宣布，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是在特拉维夫旧楼的楼梯之间发生了各种事情，等等。为安全起见，他绝对应该陪她到门口，把她交给哈兹里托，更不用说钥匙掉了，或者锁坏了。

罗海尔·莱兹尼克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真的没有必要，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你，但是真的确实没有必要，她只要在这里打开灯，就在楼梯那头，两分钟后就到家了，哈兹里托正在门旁等候，他肯定会因为她回家这么晚把她杀了，除此之外，她很抱歉，但是情况是这样，今天晚上待在她家里确实不怎么舒服，因为她把窗帘送去洗了，没有百叶窗，因此邻居们确实能——

说这话时，恐慌与羞愧将其攫住：窗帘并没有送去清洗，就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可怎么竟提起了窗帘？我干吗突然说今晚待在我家

不怎么舒服？我甚至还说邻居们什么都能看见。他听了这话会怎么想？我脑子有毛病吗？他会觉得我在想些什么？毕竟，他并没有要求进去，他只是提出和我上楼，充其量在我开门时贴在我身边，确信钥匙没有掉落，或者没有卡住，或者锁头没坏。我撒了个谎，因此他不会进来了。纵然他从来就没有那么想过。接着我说没有百叶窗，邻居们怎么怎么样。你可以猜测到，我在暗示他如果我确实有窗帘或百叶窗会怎么样——

可是他如果真想让我请他进来聊聊天、喝点东西又怎么办？如果那样，他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窗帘确实在那里。它们没有被送到洗衣房。那么呢？他会立刻意识到我只是毫无来由地欺骗他。我怎样才能掩饰自己呢？

**

此外，她不知道是否真的希望作家陪她上楼，他名气大，但过于彬彬有礼，甚至像慈父一样，和他在一起让她不是很自在。是啊，他是想得到什么，可是他真正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呢？她愿意把他请进自己的房间吗，还是她害怕那么做？现在吗？她出来时是否把黑色胸罩挂在椅子背上了？是椅子的哪一面？要是真的挂在那里，能一眼看见它垫着衬垫怎么办？

楼道里的灯一次次地熄灭，作家按动开关，说：也许我应该，毕竟？为安全起见？就送到你门口？

但是既然她撒了谎，告诉他窗帘送到了洗衣房，那么太迟了。毫无疑问。没有回头路可走。她已经封锁了自己所有的逃路。她没有办法可以让他进入她的房间，看见窗帘像平时一样挂在窗子上。她会羞死。

她像个遭到斥责的小姑娘，最后用微弱的声音对作家说：那好吧，谢谢你，和我一起上楼来吧，但是就走到门口……要是你执意……可实际上，然而，那个哈兹里托，我是说，他不是很习惯——

那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些什么，陷于沉默、恐慌与无助之中。

作家审视着她的表情，分明就像遭到捕获的猎物，惊恐万状的幼小啮齿目动物，一只在绝望中准备咬噬自己的走投无路的松鼠。于是他微笑着，彬彬有礼地收回他的提议：不，不，真的，没有关系，瞧，如果你觉得非常不便的话——

现在松鼠沉默下来，无法决定哪种方式更为糟糕，是接受陪她走到门口的最初建议，还是满怀感激地接受他彬彬有礼地收回建议。不然她应该让他进去，即使他有可能对邀请不感兴趣，只不过出于礼貌或是真的关心她的安全提出要陪她呢？不然还是不让他进去？然而现在看来那是唯一的选择了，可能冒犯他了？在何种情况下，她才能得以掩饰关于窗帘的耻辱？关于椅背上胸罩的耻辱？此外，到处都是哈兹里托的小毛，既然这里已经到了夏天，他就开始脱毛了。假设作家冷不丁需要使用卫生间，她把一直用来剃多余体毛的电动剃须刀放在架子上又该怎么办？

她垂下眼帘看着人行道，要么就是看着她的鞋，她紧紧把书抓在胸前，不知说些什么。

作家，当然，意识到她的忧虑。他轻轻碰碰她的肩膀，殷勤地建议说：瞧，要是你愿意，我们干吗不再走走呢？就走到街口再转回来？不然就走到广场？当然，要是你想马上上去，不用保镖服务，那么如果你不介意，我就站在这里，站在出口，等到听见你把门打开又关上，于是我就知道你没有在路上碰见恶龙，而是安全地回到了你的哈兹里托身边。

她不自然地笑着，险些要流泪了，喃喃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今天晚上我有点混乱。

作家在黑暗中对她说话时，也微笑着：但也很迷人。

**

自从某人，一个不是特别吸引人的男孩，跟她说过类似的话后，已经有九年或十年之久。那个男孩说话很快，她不相信他。但是现在，这个男人，突然——

血又一次涌上她的耳朵和脖颈，她感到双膝好像正在融化，她别无选择，她必须或者倚靠他，或者瘫倒在地。

当她把包在牛皮纸里并用橡皮筋勒住的书紧紧抓在手里贴向肚子时，她的指关节显得苍白，如同贞洁带。在那一瞬间，她几乎要鼓起勇气，把他请到楼上，为什么不？胸罩和猫的毛有什么关系？他一定看过上千个女孩子的闺房，她要给他倒茶，或者咖啡，如果他不是太累的话，她甚至还有阿根廷产的巴拉圭茶叶呢？现在到别处去是不是太急了？

可是她的嘴唇在黑暗中不禁抖动起来。最后，她几乎是咕哝着向他透露她收藏有世界上二百多家酒店的火柴盒，不，也许只有一百八十家，可是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对收藏火柴盒感兴趣？

作家点燃一支香烟，又按动了电灯开关，并仔细思忖着。立即，他脑海里出现了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透过莉吉（女侍者）的裙子，看到她短衬裤两边的一幅令人激动的不对称画面：左边比右边略高，犹如眨巴眼睛承诺秘密惊险的阿拉丁洞。

有那么一刻他在脑海里权衡正方与反方的理由：现在接受邀请去罗海尔·莱兹尼克在楼顶上的房间是不是值得？实际上，干吗不？毕竟，她羞怯的表情给他快乐，他觉得她胆怯的赞扬非常惬意，她的恐惧犹如一只小鸡在某人的手掌心里打战那么甜蜜：那有什么？难不成她在那里会把他给生吃了？另一方面，即使她近乎昏头昏脑甚至唯命是从，但是她并不那么吸引人。不管是哪种方式，结局都会很难堪：她很恐慌，他并不真的喜欢她。首先他得缓解她的恐惧，使她平静下来，如同一个耐心的家庭医生和一个拒绝打针的小女孩在一起。他一直得那样小心翼翼，犹如慈父，就连他一直竭力用女侍者莉吉的衬裤来提升的点点欲望也减弱了。不管是哪种方式，他都得伪装。他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演。或者编织一个借口。他得抚慰她的猫咪，说她的猫长得多漂亮。他具备善于表演整个夜晚的技巧。不管是哪种方式，罗海尔·莱兹尼克最终都会被她伤害。也许更为糟糕，她接下来将开始怀揣各种想法。而这些想法完全不可能实现。

此外，她没有窗帘和百叶窗，天晓得谁是她的邻居，他是相当有名的公众人物。

作家疑虑重重，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被他脑海里的其他问题取代？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套陈腐的不幸韵律：

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

没有馈赠就没有负重。

他反省道，契诃夫已经精心策划了一条途径，你可以借助这条途径：通过向一个陌生女人的哈巴狗大献殷勤而接近她。但是即使是契诃夫也没有向我们解释，一旦你与之熟悉或者交流了，下一步怎样进行。比如说，如何接近这样一个女孩，她胸前抱着一只在炉火中咆哮、定会抓挠企图篡夺其位者的猫？

**

于是作家以某种有节制的热情离开。他答应给她打电话，是的，一定，非常快。借着街灯的灯光，他急急忙忙抚摸她的辫子，试图正视她的目光，但是她的眼睛又一次朝鞋尖儿或有裂缝的路面垂下。罗海尔·莱兹尼克，一只被捕获的松鼠，小脸上一副惶恐的表情，她似乎也可以咬人，这也许是因为她的门牙凸出吧。她突然伸出冰凉的小手急急忙忙和他握了握手；另一只手依然把包在牛皮纸里用两根皮筋系紧的新书压在胸前。当她用近乎不易察觉的、小鸡般的动作把手从他的手指中抽回时，突然伤心地微笑着说：晚安，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非常感谢你，真的。我还有些话要说，不知该从何说起，我只想告诉你我想我不会忘记今天晚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药店和装有毒药的密室，也不会忘记你那位扇了内阁成员一记耳光而后和他一块生病了的舅舅。

**

作家在街上溜达了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带他从灯火通明的大街走向边上的小路和陌生的小巷，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了，只有星星点点没有生气的街灯懒洋洋地散发出黯淡的光。他边走边抽了两根香烟，脑子里计算着：这是今天晚上抽的第七根还是第八根烟。

两对伴侣，手挽着手，过完夜晚户外生活回家，从他面前经过时，其中一个女孩子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好像有人轻轻对她说了某种可能发生的吓人的事件。作家试图想象事件的详情，他一遍遍地思量，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富有刺激的兴奋，然而阿诺德·巴托克和他母亲奥菲利娅在那令人窒息的囚牢里被困在湿乎乎的床上的情形，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他的欲望甚至在萌芽状态便被其扼杀了：年迈的母亲和她的中年儿子，两人躺在一个变了形的床垫上，浑身汗臭，焦躁不安，瘦骨嶙峋、青筋突出的躯体绷得紧紧的要抬起肌肉松弛的巨大肉身，把搪瓷便盆推到身下——犹如黑暗中的一对摔跤运动员，儿子嘟囔着，母亲呻吟着，而一只蚊子在黑暗中嘤嘤嗡嗡像个小钻头，飞到那里，或者飞到这里，或者四处乱飞。

奥斯亚舅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钢琴调音师，独自一个人住在布伦纳大街上一座旧楼地下室里的一间小密室里，他基本上没有工作，有时做做临时工，搬运家具，或者粉刷房屋，在他三十多岁时——一个矮墩墩患白化病的人——大家就一直叫他“奥斯卡—努—卡卡”，意思是“怎么，奥斯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开他的玩笑，说在他的地下室的隐蔽处，藏着遭罢黜的苏维埃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的漂亮侄女，使之躲避英国当局和政党。

即使作为孩子，作家也知道这只不过是玩笑，在他那位古怪的舅舅的地下室里，并没有藏着美人，可是现在，他突然遗憾从来没有勇气偷看挂在两面墙之间那发霉的绿油布后面，那隐藏着的地下室中最深处的圣所。

他为自己的怯懦感到遗憾：你为什么不要求上楼去罗海尔·莱兹尼克的房间？在她羞怯的苍白后面，也许潜伏着一种狂热的渴望，夹杂着孩子似的天真，未能实现的欲望，以及某种来自她钦佩与感激之情的默默的、热情的、顺从的忠诚。它就在你的指尖，在你的手掌心轻轻地跳动，而你却把它放走了。蠢货。

**

至于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布麦克·舒尔登弗雷，作家得出他一定早就去世了的结论。许多年前，他就在《达瓦尔报》周末增刊的最后几页拥有他自己的专栏“诗人之角”，“诗人之角”的四周配有花边，逐一饰有一个微笑着的面具素描。也许是一种嘲讽。

正如作家所回忆的，《咏叹生死》中的诗歌并非辛辣或讽刺之作，尽管有几分自我贬抑的兴味，但总体上是以某种善意来针砭时弊：吸收新移民、临时难民营、简朴的标准、对沙漠的征服、排干湖莱沼泽、住房短缺、渗透者发起的边境事件与侵袭、给年轻国家公众生活蒙上阴影的腐败与官僚政治。他代表着年青一代，肌肉发达、晒得黝黑的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外表强硬但内心热诚、有道德责任感、情感非常细腻。

古往今来的以色列敌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俄国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神职人员、土耳其老爷、布尔什维克、纳粹、各地大量滋生的不可胜数的反犹主义者——在《咏叹生死》中被描绘成狠心的恶棍，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恶意、仇恨，对我们的苦难幸灾乐祸。土生土长的恶棍，如政见不同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诋毁工会运动的人，以及反对建立有组织的犹太社区的人，在贝特—哈拉哈米的书中以心胸狭窄灵魂扭曲的小人面目出现。他十分憎恶那些波希米亚人，那些人模仿巴黎和好莱坞的方式，他厌恶所有那些玩世不恭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他们只知道对所有的事情予以鄙视与讽刺，草率创作现代艺术，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新装。

至于也门人、动物、种地的农夫和性情温和的孩子们，他为他们保留着闪烁着慈父般深情的诗句。他把这些人置于显要地位，痴迷于他们天真的纯洁以及灵魂的纯朴。但是偶尔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押韵的诗行注入了既非政治又非意识形态的某些暗示，某种神秘的忧伤色彩，这种忧伤与阶级意识或爱国热情无关，如作家在读者会上所引用的那些诗句：

智者缺乏意识，

愚人拥有金子之心，

欢乐经常以眼泪结束，

然而谁解其中缘故。

有时，他的诗中也有敬致某人的一个简短献词，此人已经死去，并被众人遗忘，只是偶尔出现在子辈或孙辈的记忆中，即使这一记忆也转瞬即逝，因为随着最后一个记着他的人的离世，诗歌主题将会第二次死亡，终极死亡。

**

作家记得，有一次贝特—哈拉哈米出版了以《清除酵母》为题的韵文，写关于万物渐衰、日趋枯竭的自然之道，物体与爱情，衣装与思想，家园与情感，一切变得破败与乏味，最后归于尘土。

他经常使用“孤独”一词，偶尔用更为少见的“孤苦伶仃”一词加以代替。

很久以前，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早期，诗人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出现在文化中心、健康基金疗养院、工会聚会或公共教育运动集会的众多粉丝面前：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一位不再处于妙龄之年的女钢琴师为他伴奏，不然就是有一位感情充沛的女歌手演唱，这位女歌手声音极度低沉，大方但不低俗地穿着露肩服装。在朗诵与音乐之后，他喜欢和观众聊天，和颜悦色地争论，捏孩子的脸颊，有时捏成人女子的脸颊，他会签名，为读者的喜爱而感到陶醉，那时的许多读者可以背诵他整首整首的诗。

后来呢？也许，比如说，某天早晨他的妻子在使用电熨斗时触电而死。诗人等了一年半，娶了那位胸脯丰满的伴奏者。婚礼两个星期后，她抛弃了他，与妹妹的小叔子，一位拥有悦耳男高音的化妆品制造商私奔美国。

也许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还活着？他完全被遗忘了，在某个地方，我们说在遥远的海费尔山谷边上某个工人村里的一个私人开的老人之家里拖延他的时光？不然就是在约克尼姆郊区某个偏僻荒凉的养老院里？他那没牙的嘴巴把一片白面包嚼烂。他连续几个小时坐在自己住的养老院游廊的一把带垫脚凳的棕色扶手椅里；他的头脑依旧像从前一样清晰，但是许多年前，他就不再觉得作诗，或在报纸上发表诗有什么乐趣，现在他满足于一杯清茶、花园的宁静、云卷云舒，他依然喜欢，实际上越来越喜欢观察花园里树木颜色的变化，呼吸着牧草的清香气息。

此处碧绿而宁静，

一头奶牛站在树桩前，孤零零，

两棵松柏立在一起

还有一棵孤零零。

他终日坐在游廊里的扶手椅上，好奇地看成长于宗教社区但不遵守宗教戒律的一位年轻作家写的小说，不然就是看慈善组织创办者写的回忆录。他的视力依然很好，看书时不用戴眼镜。他突然看到书中不经意地提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两句他写的旧诗，令老诗人油然产生一种孩子般的快乐，他在读着诗句时，微笑着动了动嘴唇：他本人几乎把这些诗都忘了，他猜测，并无怨艾，其他的人也把这些诗句给忘了，可是它们却出现在年轻女作家的书中，他觉得这些诗句写得一点也不坏。

他那双无邪的圆眼睛在雪白的眉毛下显得湛蓝而清澈，如同雪崖环绕的两座山池，他那一度又圆又胖的身躯如今像孩子一样瘦骨嶙峋，光滑，无毛，裹在白色的法兰绒晨衣里，晨衣上印着老人之家的标识和“心灵年轻”的箴言。诗人的左嘴角漾出了星点唾沫。护士纳迪亚每隔两三个小时给他端来一杯柠檬茶和一块方糖，还有一片面包，面包上的硬壳已经去掉。他静静地一连坐上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平静地呼吸着乡间空气，略微带着鼻息闻嗅着各种气息，把面包嚼烂，打盹，或者非常清醒，把出生在宗教区的年轻女子的书打开倒扣在腿上，他思考着这位作家，问自己死亡与生存是否迥然不同？是否可以识别这种不同？也许生前与死后确实有些不同，至少有些许不同，因为毕竟世界上的任何时期或者情势之间至少具有某种些许的相似。也许正是这样诗人终日坐在那里，用他那双富于思考的蓝眼睛凝视着树梢摇摆和云雾移动。

但是，简单地估算一下，诗人几乎不可能还活在世上。他每周的栏目“咏叹生死”许多年前就已经停了。《达瓦尔报》周末增刊停了。工会运动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拥有关注普通人并提高他们文化水平的使命感与道义责任、承担文化任务的工人联合会被取代，整个国家满是聪明的人力资源公司和劳工经纪人，他们从穷困国家输入了大量的保姆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

这位诗人也许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死于某种脑溢血，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被匆匆埋葬，出席葬礼的只有一群年迈的党派人士，他们裹着外套，蜷缩在一把把黑伞下，现在他就葬在离这儿不远、为军旅诗人和思想家留出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他的朋友和敌人，他的同代诗人，巴提尼和布洛伊德斯，哈娜尼亚·雷赫曼，多夫·乔姆斯

基，卡穆宗，利赫特恩鲍姆和美托斯，汉娜·沙德米，阿克海和乌赫曼尼。

他们的爱与妒已然逝去

纸页上布满灰尘，刀剑上斑斑锈迹；

他们花园里的花凋谢枯萎——

他们静静地睡去，不再赞美上帝。

**

你好，对不起，是露茜吗？露茜？我是莉吉。我想你不会记得我了。等等，我告诉你我是谁。等一下。对不起。你的声音还是这么好听，露茜，就像红酒的味道。我是莉吉——记得吗？查理的莉吉？与查理的逸事有关？你记得吗，露茜？大约十五年前？我是那个曾经在阿伦比大街头上的伊撒贝拉—卡门美容院和婚礼沙龙上班的莉吉？对，是我。那时你和我就像竞争对手似的？露茜，你还记得那些吗？即便那时我也认为我喜欢你也胜于喜欢他？也许我开始和他一起出去只是因为我可以从他身上闻到你的气味？不，等等，露茜，别挂电话，我发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相信我，我是整个世界上最为普通的人，你就听听，给我两分钟。我怎么弄到你的电话和你的新姓氏无关紧要。我找着了，就是这样。什么，你丈夫的名字？不要紧。你记得我和查理的短暂情缘吗？大概有一个星期，或许八天。情况基本这样。如此而已。而后他回到你的身边。应该说是卑躬屈膝地回去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只是因为露茜你，因为你和他分手了一段时间，尤其因为那时的我为你着迷，但是我羞于告诉你这些。那好，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是这样。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也许愿意什么时候见见面，就我们两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那些事？也聊聊后来的事？不，我不介意你选择什么地方见面？但是我请你吧？我请你喝咖啡？告诉我，露茜，你有丈夫吗？或是什么人？有孩子吗？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我不是在盘问你。绝对不是。你怎么竟然有那种想法？好的，露茜，没事。干吗不？只是不要觉得我神经有点不正常。是这样。我经常觉得自己在想着你，露茜，想着你的脖子，你的声音，你的好心，你的眼睛，你那时候的想法。比我好上千倍。就好像你和我站在一边，查理站在一边，好啦

——相信我，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查理。我们干吗要说他呢？我与他有什么呀？只有与你，露茜。即使过了许多年，我还是无法忘记你。听我说，露茜，我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不要笑我，不要觉得我是那种整天无所事事的可怜虫，就知道给多年没联系的人打电话？不，别那么想。努力想想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你我二人在同一条船上是什么意思？查理不是用抚弄你的方式在抚弄我吗？利用我们，把我们压垮，像扔旧纸巾一样把我们扔进垃圾箱？好了，露茜，你瞧，我们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些。相信我，即使你一定以为我非常不可思议。等等，露茜，等等，别挂我的电话。听我说。是这样：我什么人也没有。男人女人我都没有，如果你碰巧想到了这一点。我什么人也没有。我是说除你之外。因为在我的脑海里，甚至在我深更半夜的梦境里，我想象你我在一起，露茜？以何种关系？伴侣吗？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更像两姐妹？你一定认为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完全不可思议？对不对？什么，你是不是甚至会想，我们俩，你和我，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接一个，在埃拉特的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同一张特大号的床上，在夜晚，甚至在白天，都在为他做些什么？我们的确为他履行同样的职责。首先是你，过一个星期是我，再过一个星期还是你？有几次他在黑暗中叫我露茜，一次甚至在大白天，在一家寿司店叫我露茜，每当他叫我露茜，我确实欣喜若狂。我想他有时候在黑暗中叫你莉吉吧？没有吗？他有时会突然对你说，过来，亲爱的，给我来个高脚杯——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慢慢干？不然就是，过来，宝贝儿，我跟你亲热亲热？不然就是，让我看着你小便？没有？那时，他抚弄了我之后又回到你的身边，你们两人回到了埃拉特的同一家酒店的同一个房间，别说你在那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我吧？至少有几次吧？想想看，比如说莉吉也为他做了一模一样的事？也许还做了那样的事？你是不是想过，他一定把莉吉带到拉斯维加斯酒吧，用调羹喂她，用取橄榄的食签捅她的裙子下面，逗她乐？别说你从未想过我们两人就像一个被分裂为两半的同一个女人？你觉得我们，你我两人，可以去埃拉特，我们说——在同一家酒店住一晚上怎么样？甚至住同一个房间？露茜，不，别挂我的电话，我不是怪物或者什么，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再给我两分钟吧？露茜？露茜？

**

作家沿着陌生的偏僻街道行走，撞到了带刺的铁丝上，显然，孩子们把铁丝的一头固定在禁止停车的标识上，另一头穿过人行道拴到

围栏栏杆上。铁丝有作家胸口那么高，正在快步行走的作家发出一声短促而气呼呼的惊叫，惊叫中夹杂着痛苦，更重要的还有愤怒：就像某人在黑暗中扇了他的脸。然而不知怎的，他觉得那记耳光并非出人意料，确实该打，甚至让他觉得舒坦点了。

阿诺德·巴托克，那个面色憔悴、戴眼镜的男人，的确在几天前把在私人信使公司里当包裹分拣员的半时制差事给丢了，可能在作家与人合伙开的一家会计公司中找到了工作：甚至更为卑微的工作，在投递室或者维修部门。他可以拿到微薄的月薪，有时，天晓得他兴许会在会计室或记录部门做些其他的工作。作家本人负责四五家中型到大型出口公司，尤其是与其外币收入相关的税收事务。阿诺德·巴托克肯定会成为一个忠心耿耿、心存感激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工人。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做出辛辣评论的愤怒倾向。

可是阿诺德·巴托克既然丢掉了他的半日制工作，整天价又干些什么呢？当他年迈的母亲打着呼噜或读着匈牙利语小说时，他本人怎样打发那漫长的时光？

也许他坐在旧洗衣房的角落，坐在曾经是他父亲的熨衣桌旁，撰写私人著作，述及永生究竟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他论证说，你可以说生与死一同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如同一对辩证的组合，其成员牢不可破地相互依存在一起：如果你说了生，也就说了死。反之亦然。地球上出现生的那一天，也就出现了死。

但是，这又是个完全错误的假定，阿诺德·巴托克推断说。数百万年间，大量有机体盛行于世，都没有经历死亡。这些单细胞蛋白质有机体没有死去，它们自己不住地分裂，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等等。死亡并不存在。只有到了当代，当各种不同形式的再生，性欲再生出现后，才出现了衰老与死亡。

结果发现，成双成对来到世上的并非生与死，而是性欲与死亡。由于死出现在生之后，比生晚出现千万年，很有可能希望死有朝一日将会消失，生则不会再消失。因此永生便在逻辑上具有了可能性。我们只需想办法消灭性欲，便可以具有从世上消除痛苦，消除死亡之必然。

阿诺德·巴托克在一小块纸上画出一条直线。他在直线右边写下：“永生。没有痛苦和屈辱。”在左边写下：“性欲。痛苦。衰

弱。衰老。死亡。”接着他在这两栏内容的下面写道：“但是机会微乎其微。”他又在这些话的下面加上：“时间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时间产生之前有什么，时间产生之后又有什么？时间对我们有何益处？”在右下角写下：“目前状况非常糟糕。”

作家问自己，如果自己的母亲尚在人世，他是否能够照顾她，就像阿诺德·巴托克照顾瘫痪的、从未停止过向他发号施令的老奥菲莉娅。母子之间身体接触的细节——汗水、搪瓷便盆、她裸露着的松弛的臀部、擦拭、护垫——如此强烈地令作家着迷，他皱起眉头，感受初次眩晕。他把思绪从阿诺德·巴托克那体弱多病的母亲，从他自己的母亲，从永生等问题上收回，重新开始沉沉思考罗海尔·莱兹尼克的羞怯。

**

作家环顾四周，确定街上无人，选择了两排树篱之间的狭窄通道，不慌不忙地撒了一大泡尿。撒尿时，他想到了住在以希洛夫医院将要死于癌症的欧法迪亚·哈扎姆，他身上插着导尿管，慢慢把混浊的液体排到一个挂在他床边、几乎盈满的塑料容器里，但是值夜班的护士没有坚守岗位，她十五分钟之前就出去了，到隔壁的病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病房就在电梯的另一侧，但是她依旧待在那里，因为她正好碰到了年轻的大楼医生，就和他聊了聊。欧法迪亚·哈扎姆，在过去几年里，他的蓝旗亚轿车里总是装满了放声大笑的金发女郎，他不假思索地把钱花在各种慈善事业、政治和消遣上，即使他头上戴着顶小小的无檐便帽，但是并不妨碍他和两三个俄罗斯离婚女子到土耳其赌场度周末，但是现在没有人听他哼哼了。他虚弱地叫了几次护士，她二十分钟前就出去了。按紧急呼叫键也没人回应，但是旁边病床上一个沙哑的声音冲他咆哮，行了，烦死了，别折腾了，人家在这里还得睡觉呢。

**

作家一边想着欧法迪亚·哈扎姆即将在两个垂死之人的中间死去，那两个人至少比他年长二十岁，一边拉上裤门儿拉链，回到大街上，小心翼翼地躲开带刺的铁丝，不耐烦地重新返回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文化中心。

他思忖片刻，能够确定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坐在文化中心的台阶上，也许是那个尤瓦尔·大汗或者多坦，那位显然没有对作家放弃希望的年轻诗人正坐在那里，身子颤抖着缩成一团，在夜半时分等候着他的归来，然后坐在他的身边，借着街灯，读至少四五首自己的诗，而后两人可以进行一场坦诚相见的谈话，如有必要可以谈到黎明，那是一个成熟而经验丰富的作家和一个为痛苦、屈辱所困扰甚至想自杀的苦苦挣扎的新人之间进行的，非常坦率的富有激情和艺术美感的交流，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作家是唯一了解他的人，作家经常在书中描述这种痛苦，即使他是个赫赫有名的名流，但我可以透过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完全领会到，在著名的公共表面形象的背后，隐藏的是羞怯、孤独，甚至可能是忧伤的一个人。和我一样。事实上，他和我极其相像，因此他是唯一能够理解我的人，甚至可以帮我的人，如果他不能帮我谁还能帮我呢？

**

大楼上了锁，在黑暗中，在入口处，仍然贴着举办两个小时之前便已经结束了的文学之夜的通知。文化中心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没有关闭一楼的灯，为的是吓唬小偷。

可是你一定是个非常天真的小偷，只是一个刚操此业的小偷，作家微笑着对自己说，被某个办公室里那一夜接一夜从晚亮到早的灯光给唬住了，而你从大街上便可以一目了然并确信那儿空无一人。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文化中心没有一个人，也许只有那个少年诗人的模糊身影在台阶一角瑟瑟抖动，一点也不再指望你可以读他的诗，或是坐下来和他说话，不再对你有任何请求，只要你注意到他可怜的影子，也许实际上那影子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包装箱，或是两个破板凳。记住他的眼睛，在他那深厚的镜片下，那双眼睛可笑地扩张开来，知道在这一特殊时刻，在深更半夜，在他的卧室，那不是真正的卧室，只是雷乃斯大街他父母住房的阳台，用石膏灰泥板和一些玻璃砖封了起来，他身穿内衣，十分清醒地躺在黑暗中，陷于绝望，一心想着你。

**

文化中心的对面，在罗海尔·莱兹尼克位于顶层的房间，如果真的是他们一小时左右之前站在那里时她指的那个房间，如果他没有搞混，那么在她拉上的窗帘旁，露出一线灯光。

因此，她显然把她的窗帘送到了某家洗衣房，那里专门在日落之后清洗窗帘，在半夜来临之前，又把洗净熨平的窗帘送到客人家里。

不然就是你搞错了，她的房间是上面那个吗？实际上，整个关于她把窗帘送到洗衣房的故事只是对你发出一个暗示。一个你没有领会的暗示，暗示着你不应该跟她一起上去？或与此相反，你应该上去？你什么也不懂，错过了本应发生的事——或者也许你什么也没有错过？毕竟，她的灯还亮着。

突然，作家进了大楼，没有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他摸索着寻找楼道灯的开关，这一次他在黑暗中非常小心，因为他的一根肋骨仍旧在提醒他先前挨的来自带刺铁丝的一击，他摸摸自己，发现衬衫已经有几处划破的地方，他流了血，手上的血令他想起早已遗忘的学生时代男生间打架的事。

当作家终于打开了楼梯井的电灯时，他像平时一样，停顿片刻，检查楼梯脚下的信箱。比尔哈和西蒙·佩雷豪德尼克。阿龙家。阿尔方斯·瓦莱罗博士，建筑工程师。雅尼夫·舒洛斯伯格。拉米和塔米·本图尼拉。卡普兰，会计师。罗海尔和哈兹·莱兹尼克。（用精巧的圆体写成。是哈兹·哈兹里托吗？也许是她那里有访客？也许甚至是个伴侣？不是吗？）

还有一个属于承租人联合会的大信箱（绝对不许散发传单或小广告！！！）。楼梯井有点破旧，栏杆生锈了，一个电表箱门奇迹般地挂在一个弯曲的合叶上。他走过挂着“雅尼夫·舒洛斯伯格快乐地生活在此”牌子的房门，听到很长一阵子枪弹齐鸣的声音，并伴有欢呼声和叫喊声，而后便传来电视里打碎玻璃的声响。

快半夜了。

你呢？可不可以问，你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寻找什么？你脑子有毛病吗？

**

就在作家听到一层雅尼夫·舒洛斯伯格家里传来枪声的时候，他决定应该从这里出去。他的双脚自动带他走向他今晚早些时候待过的咖啡馆，有女侍者莉吉的那家咖啡馆，透过莉吉的裙子可以看到她衬裤的轮廓。

咖啡馆还在营业吗？她也许一个人坐在那里，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在锁门之前小口喝着最后一杯巧克力？她很快就要去厕所，脱下裙子，换上牛仔裤、一件短上衣和舒适的凉鞋，当她离开时，你可以主动提出，比如说，陪她回家，在夜晚空旷的街道上使她免遭男人的骚扰，这些男人专门纠缠像她那样漂亮而吸引人的女孩？

也许作家来到一楼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坚持爬到二楼，刚好来到罗海尔·莱兹尼克的门前。他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楼道里的灯灭了，又被楼下上楼的人开亮，又一次熄灭。作家把耳朵靠在门边：她还没睡吗，不然就是他透过窗帘看到的灯光只是她睡着时没有关掉的夜灯？她是独自和猫在一起，还是有一个高马大的年轻情人躺在她的身边？那一定会极为尴尬。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如果你不介意我询问的话？真的是一个尚可以说年轻、可爱、令人愉快只是不特别吸引人的孤独女子夜间欲望的化身？要么就是你在扮演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一年半以上的一个楼道强奸犯？要么就只是一个神志不清的发烧友，就像年轻的诗人尤瓦尔·大汗，他在半夜三更出去到黑漆漆的楼梯井寻找一篇小说的灵感？

智者缺乏意识，

愚人拥有金子之心，

欢乐经常以眼泪结束，

然而谁解其中缘故。

**

魔鬼现在诱使我们头脑发热的作家轻轻开门。当然，门是锁着的。

她呢，你那位羞答答的朗诵人呢？

她早就睡着了，开着夜灯，吸引像你一样昏头昏脑的飞蛾。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当他悄悄地拉低房门把手时，房间里传出了声音。他立刻恢复了神志，拔腿就逃，他太紧张了，没有开楼道里的灯，一次迈两个台阶，在拐最后一个弯儿时一脚踩空，肩膀重重地撞在了奇迹般地挂在一个弯曲合叶上的电表箱门上，电表箱门现在已经松动，猛然撞到了栏杆扶手上，门开了，也许是住在这里的那个雅尼夫·舒洛斯伯格的房门，对不起，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么晚了在找谁？也许他会认出他？根据他在报纸上的照片，或者是电视里的采访节目中的影像？他该如何解释？对不起，我是（可怜的）海德先生，请让我赶紧给杰吉尔医生打个电话好吗？

**

但是，也可能作家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声音时没有立即跑掉，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呆立在罗海尔·莱兹尼克的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决定给她留个条，塞到门和门柱当中（也许最好把纸条留在楼下，留在她和哈兹里托合用的信箱里？）。纸条上这样写着：你今天晚上真是太动人了，罗海尔，我后来又回到这里向你致谢，并且确定你安全地回到了你的象牙之塔，没有落入巫师或恶龙之手。如果你允许，这个纸条也表示向你道晚安时的一吻。（他在纸条上只署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或者最好根本就不署名——到底为什么呢？）

也许会这样：作家正要转身逃窜时，罗海尔打开房门，因为她没有睡着，她坐在床上，沉浸在遐思中，她注意到门在半夜时分轻轻动了一下，尽管她惊恐万状，但还是急忙透过猫眼向外瞧，当她看到站在那里的人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等他敲门，就立刻把门打开了。

罗海尔，穿了一条快要垂到脚面的洁净素雅的棉布睡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她在窥探猫眼时是不是设法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扣上了？要么就是她一直这样睡觉，把睡衣扣到脖颈，防止有人设计潜入她的梦中？

罗海尔·莱兹尼克露出吃惊的微笑，那松鼠般的面庞上闪动着恐惧与欣喜。

是你啊？你回来了？

作家这方面惊奇地发现，她夜晚的微笑比今晚她早些时候少有的微笑要少一些羞怯与尴尬。他自己现在特别尴尬，试图咕哝什么，争取一些时间，寻找某种话头儿，向她解释或者表示歉意，而后夹着尾巴逃跑。

他不由自主地说：是这么回事。罗海尔。瞧。我回来只是因为自己忘了些事。也就是说，我忘了以前非常非常想为你做的事。我没有为你做。猜猜看。我忘记为你做什么了？

他一进屋，她就慌忙把门关上锁住，站在门边，双手牢牢地交叉在胸前，如同一道壁垒，不然就是把扁平的前胸藏在睡衣下面。她的声音现在相当平静了（也许因为她的尴尬程度开始下降，而他的则开始上升，就像某种物理实验）：我不猜了。你想做什么事情，又忘了？

能把你的书给我用一下吗？

我的书？什么书？

你的书。我是说我的书。你今天晚上在文化中心朗诵的那本书，你朗诵得真美。我只想在上面给你题几个字，可是我竟然激动得忘记了。只是刚才，半个小时之前，我想起来了。因此我掉转头来，径直回到了你这里。

**

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从书架顶上神气活现地望着他，嘲弄地眨着眼睛，好像这位客人没什么新鲜的，好像这是这家房屋里司空见惯的生活模式，每天夜里，深更半夜，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作家出现，满脸羞得通红，想起到这里在他的新书扉页上给罗海尔·莱兹尼克写个私人献词。

很高兴认识你。你一定是哈兹先生了？作家未经邀请，便径直走到屋子中央，走到桌子旁边，他弯下身子，给她写下热情洋溢的献词，加上了嫉妒成性的哈兹里托的名字，而后他再次弯下身子，画了一朵小花和一只长有络腮胡子的猫脸，那张脸由于某种原因显得狡猾而诡诈。

罗海尔说：听我说。我必须向你道歉。我错了。当你送我回家时，我跟你说过窗帘拿去洗了。其实没有拿去洗。

一会儿之后：不。实际上我没有错，可是我没有告诉你真相。对不起。

可是你为什么那么说呢？是因为你在找借口不让我上楼？你有点害怕吗？（他的手随意地在她的脸颊上晃动了一下。不是表示怜悯，或者引诱，而是表示某种类似午夜深情的东西。）

是的。我害怕。我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我感到不好意思。我现在坦白地说确实不知道是否真的愿意让你上来，可是我害怕，也许我只是害怕告诉你，听着，你最好别上来，也许害怕告诉你我害怕。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听到这些话，把她的头拉向自己，贴在自己的肩膀上，紧紧抱住她，因此她无法逃跑。（惊恐万状的小松鼠，请不要从我这里跑掉。）与此同时，他现在注意到，也许因为她在夜里把辫子解开了，浓密的长发垂到腰间，她突然显得不那么不吸引人了。

当他用手把她的头贴在他的肩膀上时，她就像一个害羞的女孩，突然冒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刚才，我说，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不该说，现在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他抱住她的肩膀，把她的后背倚靠在桌子上，亲吻她的耳际，一种模棱两可的、多多少少如同父亲般的亲吻。但是他仍然止不住自己那喋喋不休的话语：

好啊，我们看。现在你也不知道吗？就连现在你也不知道吗？你现在也不知道吗？现在就连你也不知道吗？不，你现在知道了？请把那些没用的字眼删去。

她没有删去没用的字眼，而是用嘴唇轻轻触碰他的脖颈，似触非触他的皮肤，只有那时，作家终于意识到应该停止说话了。于是他不再做文字游戏，开始为自己的胡子感到难堪，他今天早上刮的脸，胡子肯定长出来了，也许会把她擦伤。可是胡子似乎激励她用指尖抓挠他的后脖颈，这一次动作不再轻柔，而是突然用力。他做出呼应，把她的身子一转，让她背朝着自己，把她的头发撩到一边，把嘴唇放到她的后脖颈上，舌头轻轻在她纤细的汗毛上来回移动，直至汗毛竖起，她的后背微微震颤。而后，他又把她的身子掉转过来，谨慎而试探性地亲吻她的嘴唇，立即，亲吻变得剧烈起来，他们的舌头来回移动，与此同时亲吻渐渐停了下来，欲望被激发出来。他吸进了她的气味，他在这气味中分辨出微微的漱口水味儿，混杂着一种近乎难以察觉的柠檬味儿酸奶和面包的淡淡味道。这种鸡尾酒的气味比世界上任何香水更能刺激他，令他痴迷。刹那间，他担心起自己的体味儿，以及口中可能出现的气味，后悔没有询问是否可以先洗个澡，但是又怎么可能呢？现在问她为时已晚，因为她已经开始把自己压向他，用双唇寻找他的胸脯，确实带着羞怯，然而夹杂着克服羞怯并横扫禁忌的急迫或激情，仿佛她自己的肉体正在逼迫她，乞求她不要迟延。

既然她充满激情地紧紧贴在他身上，他便感到焦虑，怕她突然隔着他们的衣服感受到他的勃起，因此产生反感、惊愕，甚至认为遭到了冒犯。可是当她确实发现了这点，并没有觉得难受或者反感，好像在她孤独的梦中已经为她准备了这一瞬间，她紧紧抱住他，用自己的身体用力挤压着他，派遣令人愉快的帆船，穿过他后背的海洋，来回抢风航行。她用自己的指尖，发送泡沫斑驳的浪潮，在他的皮肤上奔忙。

他们依旧站在桌子旁边，刚好在她已经铺好准备睡觉的单人床前，不难从立式转变为卧式，很快他们便侧着躺在一起（因为床太窄了）。就在那时，他们之间发生了某种难以言状之事，某种意在使他们更为舒服的简单运动，某种他们碰巧同时做出的运动，他们碰巧以某种绝对的和谐而做出的运动，犹如一对舞伴在上百次排练之后成功地做出完全同步的动作，这一奇妙而难以想象的完美运动使他们两人都咯咯发笑，因而祛除了他们在提高性兴奋度过程中尚未消失的尴尬或紧张。因为床非常窄小，他们不得不继续侧身躺着，紧紧抱在一起，不知何故每个动作都得保持协调，就像跳双人舞。除了有一次一只胳膊肘碰到一只肩膀外，整个舞蹈十分流畅，这令他惊愕不已，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她不是特别有经验（绝对不是老手），他认为自己

也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当他把手朝下摸到她的大腿时，她轻轻地说：等一下，让我去把哈兹里托关到卫生间，他让我觉得有些难为情。他轻轻回答：让他看着我们吧，管他嫉妒不嫉妒呢？也许他可以学一两手？

他听到她温柔亲切地和猫说话，随即关上了浴室的房门。而后她回到床上，侧躺在那里，拥抱并抚摸他，他们两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直至他的手指隔着棉质睡衣在她的胸脯上来回移动，她用自己的手抱住他的手，把它从一向让她尴尬的小胸脯上移开，似乎是向他做出补偿，她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他又恢复了要讲话的冲动，声音低沉地说，听我说，罗海尔，可是当她向他的嘴唇示意时，他便停了下来。他亲吻她的前额，她的鬓角，她的眼角，她的耳根，她脖子的凹陷处，脖子与肩膀交汇的弯曲部位，还有在他的嘴唇轻触下让她发痒的地方。这些亲吻的目的在于买通她，或者使其不太注意他的手在缓慢而偷偷摸摸地动着，手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放在肚子上，而是持续着向南爬行。但是罗海尔制止了他：等一下，她说，我还是有点害怕。他顺从地停下来轻轻地说：你会大吃一惊的，小松鼠，可是我自己也有点害怕。不光是你。

纵然他没有考虑到，在她羞怯的恐惧与他自己惧怕失败之间几乎没有相像之处，但是实际上，两种恐惧颇为相似。她也许把他视为一个情场老手，无论她那未经训练的身体提供什么，必然会让他失望地感到枯燥乏味，而他呢，像平时一样，唯恐欲望会在没有事先禀告的情况下弃他而去，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几次了，那么她会怎样看待他？或者看待她自己呢？怎样看待他在深更半夜闯入她的家，充满激情，只是为了证明他的激情不过是姿态和欺骗？当她发现她想象中熟练而富有经验的男人实际上不比激动过度、容易完全退缩的年轻人更为强劲时，会怎么想？

实际上，这种恐惧一旦浮现在他的脑际，就化作了现实。他把她已经紧紧抱在了怀里，现在不得不轻轻把她的身体从自己身上移开，免得她注意到正在缺失什么。

就在几分钟之前，他担心她会注意到他的勃起；现在则截然相反，他担心她会意识到它的缺失。

一个调皮捣蛋的小魔鬼雀跃着进入他的脑海，向他指出，现在他们两人都已经认输了：她一直小心翼翼不把乳房贴到你身上，因此你注意不到它们有多小，而你现在正为多少类似的原因把生殖器从她身上移开。

他是否该轻轻对她说，说小魔鬼刚才告诉了他什么？也许他们两人可以自由自在地放声大笑，在大笑中释放他们的焦虑，他们不再会担心，不再会有负疚的秘密，不再会有荒唐或者尴尬的事情，而后他们便可以开始真正尽情享受了。

但是，他忙不迭地制止了小魔鬼，一言不发。他并没有悄悄说出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对照，而是开始亲吻她的肩膀，她身体的侧面，机敏地绕过她的乳房，去咬噬她的腹部。在亲吻过程中，他熟练地抚摸她，使她的体内产生一阵柔和的汨汨声，犹如低低的、拖着长腔的咕咕声。

当他抚摸罗海尔的时候，他紧紧闭上眼睛，试图通过想象莉吉内衣的轮廓来恢复失去的境界，透过她的短裙而看到她衬裤的不对称曾经在今晚早些时候，在举行文学之夜前夕引起他如此的激动。他强迫自己想象莉吉用一只手为他把裙子拉到臀部，而把另一只手塞进衬裤，撩开裤裆。他还构思埃拉特某家酒店的房间里发生在同一个莉吉和她踢足球的情人查理之间，或者查理和水上选美比赛亚军露茜之间，或者也许发生在查理和另两个女孩之间，或者是发生在莉吉和露茜之间（只有她们两人在床上，没有查理）的一幅详细画面。

当这些均对他无所帮助时，他让想象发生变形，那一刻他眼前出现了日日夜夜如此渴盼女性身体以至鄙夷自己人生的年轻诗人尤瓦尔：现在你就是尤瓦尔，终于给了你近乎全裸的女性身体，拿去吧，任凭你发落，剥下她的睡衣，缓解你狂热的欲望饥渴。

**

罗海尔注意到，抑或仅仅是猜测到他那不断交迭的骄傲与屈辱。她把脸埋在他的肩膀窝里，发自内心地说：告诉我你真的在这里吗？快让我相信这一切不是一场梦！

也许，因为她相信一切都发生在梦中，因此当他把手移动到她臀部上面的睡衣边时，她没有阻止。她不光没有阻止，而且拿起他的手，把它引向另一种质地，比她的睡衣更为纤细更为柔软光洁的质地，一种有皱褶、在他的触摸下其凹处变得潮乎乎的温暖质地，直至他又一次勃起，不再需要可怜的尤瓦尔，或者女侍者莉吉，或者她短裙下衬裤的轮廓。几乎就在那一瞬间，他的欲望腾升，在那种情况下达到高潮的压力暂时缓解下来，转化为某种敏感的身体变化，为它本身的性慷慨而高兴，欣然赐予她一次又一次的震颤，延宕了自己的满足，想知道怎样才能赐予她越来越多的快感，直至她无法承受更多。这样，在完全的自我否定中——任何意义上的——他用自己的手指，现在体验到了，甚至得到了激励，他开始驾驭她的快感，如同驾驭一艘航船驶入其船籍港，去往泊地深处，直抵其快乐的极致。

犹如某种声呐设备可以探测到人耳中最不易察觉的声音，他注意到了最为微小的信号，他意识到在他不断的刺激下，从她体内发出了微弱的呻吟，他获取了不同呻吟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且无意识地将其分类，他用自己的皮肤，而不是用自己的耳朵，感受到她呼吸中的微小变化，他感受到她皮肤的波动，仿佛他被变形为一个精密地震仪，可以拦截并立刻破解她身体的反应，把他所发现的变成熟练而精确的航海，预先考虑并谨慎避开每一片沙洲，躲开每座海底暗礁，抚平崎岖之处，除了那缓缓而来的不平坦——来来去去，来了，转动，去而又来，轻抚，再去——使她的整个身体在颤抖。与此同时，她的呻吟变成小小的呜咽、叹息和出其不意的哭喊，突然他的嘴唇告诉他，她的脸颊布满了泪水。任何声音，任何呼吸或颤抖，以及出现在她皮肤上的任何波纹，都有助于他的手指以艺术的方式驾驭她抵达快乐之乡。

她的快乐之潮越高，他的骄傲就越加膨胀，他就越来越享受延宕他的满足，一直拖到她那遏制的呜咽完全释放出来——直至上涨的洪水冲击着她，犹如激流上的一只纸船。（尽管他具有崇高的抱负，完全恪尽职守，然而他时不时地靠用自己绷紧的身体擦蹭她的大腿来攫取转瞬即逝的快感，那摩擦既缓解又加剧了他的性欲，而后他再次专注于准确而自愿承担的操纵中。）

**

现在他像一个音乐家，完全沉浸在手指拨弄键盘的运动中，他不再记起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觉得这个羞答答的小松鼠令人愉快，近乎漂亮，但是不吸引人。现在他的手局促不安地去寻找她睡衣下的乳房，那乳房分明就是十二岁女孩子的乳房，这一次她没有阻止他，因为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当他把她的乳房捧在手里时，充满了怜悯和欲望，把舌头伸向她的乳头，用双唇依次亲吻两个乳头，又巧妙地用舌头来向它们献着殷勤，而他的手指则在玩味她的阴唇和丰满、坚挺、犹如第三个乳头的花芽周围的秘密花瓣。他的嘴唇和舌头追随着她手指的指引。而她呢，则像一个婴儿，突然把拇指放进嘴里，开始响亮地吮吸，直至后背犹如拉开的弓那样突然弯曲起来，片刻之后，她倒在床垫上，发出冗长而温柔的叫声，那叫声似来自海底，表达的不仅是快感，而且还有惊愕，仿佛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达那码头，仿佛即使在她最狂野的梦中，她也从未想到这里有什么在等待着她。

她突然开始大声哭泣起来，对他说，你瞧，我哭了。这一酷似女孩子的哭泣使她把那张如啮齿动物般的小脸埋在他的肩膀里，轻轻地说：对不起，只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她开始抚摸他的脸颊和脑门儿，漫长而缓慢的抚摸止住了她的哭泣，使她平静下来。但是两三分钟之后，她突然在床上坐了起来，胳膊伸向空中，把团在臀部的棉睡衣拉过头顶，把脸隐藏片刻，她说，我现在不在乎你是否看我了。她再次背朝下躺在床上，敞开自己等待着他。但他只是侧身躺着，姿势像个胎儿，故而掩饰当她获得快感放松自己的瞬间重新冲袭着他的衰竭。他怕她为此不快，或也许为此自责。

可是她，鼓足了勇气，她不知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能力，令她和他都很吃惊的是，她竟弄湿了自己的手指，犹豫着将其伸向了他的阴茎。她的手指在他的阴茎上来回抚摸，她以前从未敢这样，无论是年轻时对第一个男友，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或者在其后五年半对一个已婚男子。这样的抚摸表明了她已经猜测到了什么，她没有不快，几乎与之相反，一种深情、慷慨和母性般怜悯的狂潮将其攫住，怜悯他的挫败，怜悯他的焦虑，怜悯他因她会想到这点而产生的耻辱。

一个女性的决定，还有某种必须尽力帮助他的情感，在她胸中涌起，她克服了自己的禁忌，舔舔手指，抓住他松松垮垮的器官，犹豫

着晃动，尽管她没有经验，然而她非常执着、热情、温柔，近乎忠心耿耿，仿佛她的手指涂上了没药。她用自己雄心勃勃的五根手指勤奋地为之工作，一遍又一遍，并不确切地知道，然而试图准确地猜测，而后用她的嘴唇，用她光滑的鼻子，像个刻苦的小学女生那么执意，直至第一次抽搐，它表明他很快就会扬眉吐气了。

**

恰巧就在那一瞬间，他想起整晚坐在礼堂角落里、周期性地咯咯发笑和暗自发笑的男人，他就是阿诺德·巴托克，一个身材瘦削、面色憔悴、有点干枯的男人，一个皮毛快要脱光的病恹恹的猴子，仅在大约一个月之前，他被从一家私人投递公司的分拣包裹部门解雇，他和他多病的母亲在原来的洗衣房里度过了那些汗津津的夜晚，他们同盖一条被子，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得把搪瓷便盆放到她肌肉松弛的身体下面，而后拿开。阿诺德·巴托克对永生感兴趣，对消除死亡的可能性感兴趣。

这种想法扼杀了任何残存的欲望之光。罗海尔忠实的手指无法祛除阿诺德·巴托克对他的所为，也许的确是某种迟到的复仇。年轻的诗人尤瓦尔也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耐心地站在等候亲笔签名的队伍里，不是要找他签名，而是要告诉作家，虽没有生气，但情绪极其低落：你有点错怪我了，是不是？

作家徒劳地尝试向罗海尔解释无法解释的东西。即便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女人也会感到困惑，为这种失败而自责。

而他这方面，急忙承担起责任，既为了自己的无力状态，也为自己带给她的苦恼。

如果能够用语词来描述这种状态，即使是在将近凌晨两点的黑暗中在床上低语，他想，罗海尔可能会鼓起勇气这样说：不要难过，我求你了，不要难过，一点也不要，你一点也用不着道歉，不需要，因为你那萎谢的阴茎进入了我的体内，就是现在，真的，进入了我的体内，抵达我的深处，抵达我人生中任何坚挺的阴茎无法抵达的地方，任何坚挺的阴茎也无法进入得这么深入。

可是对于一个她除了读他的书几乎就不认识的男人来说，她如何表达这种情感，是大声说出，还是喃喃自语？

**

借着从她的窗帘缝透进来的街灯那道苍白的光线，她下了床。她摸到了地上的睡衣，捡了起来。她把自己关进浴室，十分钟后出来，干净、清爽、散发着香气，她换上了另一件睡衣，与第一件一样长，垂到了脚面。睡衣上的所有扣子也都扣上了。她也放了哈兹里托，披着猫皮的魔鬼，他毫不耽搁地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在书架的顶层，重新赢得了他的瞭望哨，他的黑豹似的蓝眼睛在那里闪烁着，怀着敌意，好奇，或者说不带有任何情感，看着在床上篡夺了他的位置的陌生人，似乎在说，怎么啦，你们干吗这样？不然就是，我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你们其实也知道。

陌生人可怜地平躺在那里，抽烟，感受到野兽般的雄性耻辱，并尴尬地体验到这一古老的失败，这失败使他觉得自己像一头证明没有完成任务的公牛或者牡马，然而，他以某种无言的骄傲来安慰自己，他给罗海尔带来了快感，设法从她那里攫取到叹息夹呻吟的和音。立刻，他为这种带有沾沾自喜色彩的傲慢自大感到耻辱。如果他要能对她说，听我说，罗海尔，别难过，毕竟，这本书中的人物只是作家本人，那该多好：莉吉、查理、露茜、列昂、欧法迪亚、尤瓦尔、耶鲁哈姆，他们就是这位作家，这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确实只发生在他的身上，甚至连你，罗海尔，不过是我的想法而已，现在发生在我我身上的一切，确实只发生在我身上。

可你看，她说，你这里有一道抓痕。一道深深的抓痕。你一直在流血。我能给你消消毒，贴上创可贴吗？

别管它，这不算什么。

你撞到什么东西上了吗？你的衬衣破了。

我替你和巨龙搏斗来着。我和七个男巫、五个恶魔和一条巨龙搏斗来着。我替你把它全部斩除了，可是在这之前它们用剑刺伤了我。

没事。别害怕，是碘酒。只是一小会儿有刺痛的感觉。就这样，完了。你斩杀男巫和巨龙，可竟连一滴碘酒、一片创可贴都怕？

**

现在他不再平躺在那里了，不再感到耻辱或者成功，因为现在他挺忙的：他从床上起身，把自己裹在她的被子里，点燃另一支香烟，抽了几口之后便把它掐灭，收起扔得到处都是的衣服，钻进卫生间小解，又冲了个澡——是冷水澡——出来时穿着衣服，但衣服却湿漉漉的，因为他决定不把身子擦干：这样精神会更加振作。

咖啡？面包卷？烤面包片？用不了五分钟。

不，谢谢，小松鼠，我走了。快两点半了。

等等。水就要开了。至少喝杯咖啡吧。

不，谢谢，原谅我，可是我确实真的得走了。（又是“真的”，“确实真的”，这些密码语词中公开隐藏着谎言。）

告诉我，我们挺不错的，对吗？

非常不错。我和你在一起确实非常愉快。听我说，罗海尔。我很快给你打电话。（你别打电话。干吗该你打呢？）尽量别生气。无论对我还是对你。别难过。（可是她已经难过了，因为你，无耻之徒，你知道她会难过，你很清楚。）那么，再见吧？再见，哈兹里托，我警告你，好好照顾这位年轻的女士，不然我会找你算账。（他愈加难以掩饰自己的不耐烦。他的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同样的门把手，不到三个小时之前他从外面非常小心地拉过，不过那时他实际上宁愿门是锁住的。可究竟为什么，如果那样，你为什么摸黑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拉门把手？）

等一下。至少喝杯凉茶吧？我还有一些阿根廷玛黛茶。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夜呢？我们邀请你，对不对，哈兹里托？

谢谢你们俩，真的，可是我真的得走。我给你打电话。我们再联络。

她的声音突然再次低沉并颤抖起来，就像他们刚从文化中心出来时那样。你失望了吗？对我？

失望？我干吗失望？为了什么？

她什么也没说。手指试图把睡衣扣子扣上，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扣子本来已经扣上了。

不。没有失望。干吗失望呢？你很出色，罗海尔。（但是这些话非常空洞，因为他已经问过自己，究竟为什么在三更半夜来到这里？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了，正在斜眼看着手表：他在这里待了两个半小时了。还要长：两个小时零四十分钟。）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

我知道，罗海尔。（他故意打断她，故而听不到她显然要说的话。）我知道。别担心。毕竟，你自己说过我们一起度过了真正快乐的时光。那好，再见吧。回去睡到天亮。要么睡到中午，为什么不？（“毕竟”“为什么不？”等词语，尤其是“真正”一词，使其空虚的话语更为空洞与错谬。卑鄙，他对自己说。无耻，他对自己说。）

之后呢？也许去查看一下莉吉的咖啡馆是否在凌晨两点二十分还开着，莉吉本人还在不在那里？

**

因此他再次出去回到黑暗中，拖着双脚从小街走向大路，从大路又走向一条又一条小街。唉，你在做些什么？他的阴茎突然开始显示出了生命迹象。你怎么回事嘛，傻瓜。你记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吗？抱歉，可是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更傻，你还是我？那么你闭嘴吧。

当作家穿过一条在昏黄街灯的映衬下显得空旷的街道，拐进一条近乎黑沉沉的空荡荡小街时，脑海里开始进一步勾勒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和那个文化中心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等人物的遭际，使他们不会显得扁平。

与此同时，他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居民区，离城市尽头、空荡荡夜色原野起点不远。

风儿吹过，

吹过时唱着歌：

容或这一次飞腾之风

用羽翼把你腾升。

在一座未完工的大楼旁，站着个身材粗壮、略微驼背的守夜人，他稍斜着肩膀，一动不动地撒了一大泡尿。他身后是一排电标塔。没有铺完的人行横道，一些工棚，瓦楞铁棚子，一堆堆沙砾和石子。街道逐渐变成脏兮兮的小路，这里是城市尽头：荆棘丛生的田野，四只锈迹斑斑的铁桶，空旷的建筑工地上堆着碎石，破旧的家具，斜坡上长着遮阴的蓖麻植物，一辆吉普车的骨架，一只半埋在沙子中的轮胎，你终于成了孤家寡人了。你坐在倒放过来的货箱上。你看到模糊的山影。繁星。窗户上摇曳的灯光。一个失灵的信号灯漫无目的地变换着颜色，黄，红，绿。远处传来犬吠，飘来微弱的污水气味。为什么要写这些？它们存在着，不管你写还是不写，不管你在还是不在这里，它们将继续存在着。这些确实是在本书开篇便已经出现的基本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写作？你的书对社会，对国家，或者对提高道德价值有何贡献？你希望对谁产生影响？你真的只为出名而写作吗？或者为金钱而写作吗？

当作家十六七岁，处在诗人尤瓦尔·多坦现在这个年龄段时，经常在夜深之际坐在一间废弃了的储藏室里，把杂乱无章的故事碎片倾泻到纸上。他写东西时多多少少像在做梦，或者在手淫：强迫、热情、绝望、憎恶和苦恼等多种感受混杂在一起。在那些日子，他也拥有某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试图理解人与人为什么相互伤害，自己伤害自己，一点意义也没有。

而今，他仍然充满好奇地要去理解，但是多年间他逐渐对与陌生人进行肉体接触产生了一种肉体上的恐惧：即使偶然间的接触也让他恐惧。即使一个陌生人的手碰到了他的肩膀。即使需要吸入他人肺里的空气。然而他继续关注他们，书写他们，进而不加触摸地来接触他们，因此他和他们的接触，并非真正的触摸。

也许是这样：他写这些人，仿佛他自己是深褐色照片时代的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一组肖像照。他穿梭于坐在那里等待拍照的人们中

间，和所有的人谈天说地，结交朋友，嬉笑，指导他们安定下来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安排他们围成半圆形，男人们站在后面，个子矮的和女人及孩子站在前面，补上缺口，把大家的头靠拢，在他们当中走上两三次，这里拉拉衣领，那里抻抻袖子，或是发带，而后退到放在三脚架上的相机后面，把头埋在黑布里，闭上一只眼睛，大声数一二三，最后按动快门，把他们全都变成了幽灵。（只有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的灰猫不肯站直身子，也许他觉察到哈兹里托就在附近，于是便夹着三四条尾巴在照片的某个角落里千古不朽了。莉萨维塔·库尼斯汀眨着眼睛，仿佛正在使着眼色。列昂先生，黑帮亲信的秃头，反射着不健康的光。年轻的诗人尤瓦尔·大汗/多坦忘记微笑了，可是查理咧开嘴巴大笑，罗海尔·莱兹尼克正低头看着鞋尖，而露茜，水上选美比赛亚军的左眼有点眯缝，怪迷人的。）

**

但是为什么写那些连你也不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为什么用语词来描述不是语词的东西？

而且，如果你的故事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何在？它们对谁有好处？如果你能谅解这个问题，那么是谁需要你蹩脚地想象各种各样陈腐的性爱场景，关于挫败的女侍者，关于和猫住在一起的孤独读者，或者关于多年前的埃拉特水上选美比赛亚军？也许你不介意向我们解释这些，请用你简洁的语词予以解释，作家在这里试图告诉我们什么？

他充满耻辱与困惑，因为他拉开距离来观察他们，从侧面来观察他们，好像他们只是为了用于他的作品而存在。伴随着耻辱而来的，则是无限的哀伤，他永远是个旁观者，不能触摸或者被触摸，他的头长期埋藏在摄影师的旧黑布里。

如果你写作就不能不回头看，就像罗德之妻。[\[10\]](#) 这样一来，你把你自己和他们都变成了盐柱。

描写存在着的東西，努力用语词捕捉颜色或气味或声音，有点像当着舒伯特的面演奏舒伯特的曲子，也许他正在黑暗中偷着乐呢。

此处碧绿而宁静，

一头奶牛站在树桩前，孤零零，

两棵松柏立在一起

还有一棵孤零零。

**

你需要加以修改。你对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夫人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肿胀的双腿上有一道道紫色的曲张静脉，干瘪的脸上笼罩在带有文化气息的甜美中。后来，当她走到你面前时，你注意到她精致的嘴巴、形状好看的手形，令人赏心悦目的棕色眼睛，就像那些热情的孩子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温柔地向上翘着。她每天喂八只野猫两次，其中一只缺了一只耳朵。她的丈夫耶海艾勒·尼霍莱九年前在蒙得维的亚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密使时就已经去世。她的两个结了婚的儿子都是纽约的妇科专家。（其中一个娶了偷窥癖邻居、眼镜商莉萨维塔·库尼斯汀的女儿。）

多年独居在两室加一小厅的成熟女子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和她那位鳏居的邻居、热情奔放的文化中心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之间，慢慢发展起一种踟蹰不定的不明朗关系，文化管理员吵吵嚷嚷非常快乐，身上散发着体臭味儿，那张脸看上去像一个面包，因为在篮子里放的时间太久，开始皱缩并干裂起来。他在六十多岁时，有一次在劳工联合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名单上排名第十三，差点儿就要被选进议会。他是最后几位依然健在的创办以色列全体工人总同盟的活动家之一，在这个组织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男人和女人，都尽自己所能工作，把每月的报酬放进公库中，每个工人从中获取标准的基本工资，并根据孩子数量、健康状况和每个劳动者家庭的教育和文化需要有所增补。他相信，人的天性是慷慨的，只是受到社会压力的驱使，而陷于自私、贪婪和榨取之中。今天晚上，在你们一起走上讲台之前，他让你稍后提醒他给你讲讲拉比奥尔特·德鲁扬诺夫的《笑话与妙语书》。你忘记提醒他了，现在太晚了。因此你现在将永远不会了解笑话和妙语的区别。你可能再也见不到耶鲁哈姆·施德玛提了。

你兴许该在这里逗留片刻，花时间赋予此人一些固定在你读者脑海中的习性。比如说，他习惯于用整个舌头贪婪地舔信封背面的胶条，仿佛胶条是某种糖果。耶鲁哈姆·施德玛提还吐出很多唾沫舔邮

票，带着感官的贪婪，之后，他喜欢用大拇指使劲地将邮票贴在信封上，这使得深为其“潜在的鞑靼人血统”着迷的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大吃一惊。

他总是在电话铃只响一下之后便去接电话，姿势放任，豪爽，好像正在扔石头：是的，我是施德玛提，你是哪位？巴托克？不，我不认识巴托克，是不是阿诺德，不，我亲爱的同志，绝不，绝不，对不起，我无权泄露作家的电话号码，我没有得到必要的允许，非常抱歉，同志，怎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干吗不试着向作家协会要啊？

耶鲁哈姆·施德玛提的胳膊肘、额头或肩膀或膝盖上，几乎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是因为他固有的习性使然：他总是忽略无生命的物体，试图直接走过这些物体，仿佛它们是由空气构成的。抑或也许与之相反，无生命的物体对他怀有宿怨，设计陷害他。不管在任何时候，一个椅背儿可以碰他，卫生间柜子的一角可以撞到他的额头，不然就是一片抹上蜂蜜的面包躺在板凳上恭候他，他恰巧就要坐在那个地方，猫正好把尾巴放在他的鞋底下，一杯滚烫的热茶正在热切期待着他的裤子。他仍然给晚报的编辑们写义愤填膺的书信，谴责某种不公正的行径，或者无情地揭露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内部，尤其是政治领域所沾染的丑恶、狂妄、无耻和谎言。

早晨，他身穿睡裤和一件发黄的背心，汗津津地、坚定不移地在浴室的洗脸池前站立许久，他稀里哗啦地彻底清洗时，从不关门，他又开双腿，身子弯向洗脸池，洗刮面孔、后背、宽阔的肩膀、长着白色卷毛的前胸，喷着鼻息，就着流水漱口，像狗在水中那样来回摇着湿漉漉的脑袋，依次擤着两个鼻孔，把鼻涕擤在脸池里，大声清着嗓子，声音之大，把厨房里站在墙那边的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吓了一跳。而后，他又在那里站了三分钟，精神饱满地用毛巾把身子擦干，好像在擦着一只煎锅。

然而，如果有人称赞他做的炒鸡蛋、他墙上的照片、早期拓荒者们取得的成就、海法港的码头罢工，或者是他窗外的落日美景，那么他的双眼会因满怀感激而湿润。在他站在阳光下就各类主题，从工人身份的退化到以色列和世界范围内带有普遍色彩的文化幼稚病等所做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中，不断有间歇喷出的快乐涌泉，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情感和好意的暖流。即使当他试图威吓着抬高声音，爆发出受伤的吼叫时，他的脸上依然流露出带有疲倦热情的乐观光环。

耶鲁哈姆·施德玛提总是用老套的谜语或玩笑来逗他弟弟的孙女：跟我说，我的小克拉斯维斯塔，那个兜里揣着孩子四处走动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袋鼠吗？还是逮鼠？也许是地鼠？到底叫什么？嗨——嗨！（他全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侄孙女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实际上她已经十四岁半了。）为了维持这种表面上的快乐、能动和积极（采用工会活动家的术语），耶鲁哈姆·施德玛提向侄孙女和米丽亚姆·奈霍莱特隐瞒了自己患有血液疾病的事实，而据他当医生的弟弟说，治愈的机会十分渺茫。

**

已经快凌晨三点了。也许还有另一处需要修改，作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穿过亮着红灯的空旷街道，仔细向左右瞧瞧，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盏街灯在闪烁，似乎想要知道是否有必要亮着。我可以，比如说（假设明天早上九点）把查理带来，查理曾经是本奈—耶胡达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水上选美比赛亚军露茜的男友，再后来他成了女侍者莉吉的男友，他和她们两人分别在埃拉特他伯父的酒店里度过了快乐的一周，现在他有了家室，并在霍隆拥有一家制造太阳能热水器的工厂，其产品出口到塞浦路斯，明天早晨九点我可以带他到以希洛夫医院，出人意料地探望欧法迪亚·哈扎姆。

可是他为什么一个人来呢？他害怕一个人来。“绝症”一词令他感到恐惧。最好让他和他妻子一起来，不，不是和他的妻子：让他和露茜，旧日欢乐时光中的友人，他曾经深情地管她叫咕咕歌的那个人一起前来。

不和露茜。和莉吉。今天早晨你可以透过她的夏天穿的短上衣看出她没戴胸罩，你可以看到她每走一步，她的两只深色的幼犬就会触碰她的上衣。

其实，为什么不让查理和她们俩一同前来呢？

欧法迪亚·哈扎姆突然睁开眼睛，试图招手。他太虚弱了，干枯的手垂在了床单上，他咕哝着，你们怎么来了，真是的，你们用不着来的。而后他又咕哝另外的事情，但是声音很弱，让查理和姑娘们无法理解。旁边床上的病人不得不替他们翻译：他要你们从那边窗子旁边把椅子拿过来。他只是想让你们坐下来。

恐惧，遗憾，轻微的厌恶，以及对厌恶感到的耻辱等诸多混杂的情感突然冲击着查理，他尽量愉快地说话，大声地说话，好像正在死去的癌症患者正遭受半耳聋的痛苦。对了，也许是这样。他和两个姑娘来是要把欧法迪亚从这里接走。有了，查理好心地叫道，来吧，你这个装腔作势的老家伙，你在这里被关得太久了，出来一下，我们把你像小狮子一样带到外面，我们将举行一次举世无双的聚会。现在，让我带来的这两个美女扶着你，我们走吧。你在想什么，我们来只是为了看你吗？不是，我们来不是为了看你，我们来是要把你从这里接走。姑娘们会给你穿衣打扮，你很快就会出去了。与此同时，你可以决定她们两人当中你更喜欢哪一个，不成敬意，也许两个你都想要？对于你——她们两个都免费。

病人又开始咕哝了几个粗嘎的词语，查理说，什么，什么，听不见，说清楚点，又是旁边床上的病人在翻译：他是说“查理的天使们”。他在说你的女朋友。他是指，比如电视连续剧《查理的天使们》。他是在开玩笑。

查理在和欧法迪亚·哈扎姆还有旁边床上的病人聊天时，突然意识到欧法迪亚·哈扎姆确实就要死了。他来探视之前，听说病人的状况确实十分严重，但他认为所谓的“严重”是指膝盖粉碎或断了六根肋骨之类的事。现在他突然意识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触摸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这一发现让他充满了惊恐，并产生了某种狂野的快感，谢天谢地，这个快要死的人是别人，不是他自己，他健康强壮，一会儿就会从这里出去，而欧法迪亚·哈扎姆哪儿也去不了。永远也去不了。

这种想法令查理羞愧难当，他抬高声音，又大开玩笑，这个垂死之人做了个手势，咕哝了一些查理听不见，连邻床病人也难以听清的东西，欧法迪亚·哈扎姆不得不一遍遍地重复，邻床病人才能设法进行翻译：橘子水。他说橘子水。他渴了，他想要杯橘子水。

橘子水，查理思忖着，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橘子水？他们在一百年前就不再生产橘子水了。啊，至少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露茜？莉吉？橘子水？你最后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是什么时候？

旁边的病人执意进行证明：他要的就是这个。别的什么也不要。你们能为他做些什么？查理挠挠后脖颈，继续拍拍莉吉的头。

好了，美眉们。你们看不出我们这里的朋友已经伤心了？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让他高兴一点呢？你们两个，一块儿：开始按摩他的脑袋和身体。为他缓解疼痛。怎么，你们没长眼睛吗？你们没有看出我们的朋友很疼吗？那么给他拿出你们从我这里学到的全部本领。去吧。让他舒服一点。咕咕歌，咕咕歌。你们两个。

查理边说话边弯下腰，克服着恐惧和厌恶，开始按摩病人散发着汗臭的脑袋、脸颊、苍白的额头，一边按摩，一边啜泣，一边哀求也开始哭泣的病人：行了，伙计，别哭了，你会好起来的，一切正常，相信我，相信你的老哥儿们会把你从这里带走，姑娘们，继续给他按摩，好好的，带着爱给他按摩，别哭哭啼啼的。

就这样直到眼中也含泪的邻床病人按铃叫来护士，用动作示意适可而止吧，病人太激动了，她应该温和但坚定地把客人带出去了。

**

罗海尔·莱兹尼克呢？你答应这几天给她打电话，你一定会给她打电话，很快，绝对，但是你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因为你没有向她要电话号码。你忘记要了。罗海尔独自站在她那简单装饰过的房间里，房间里气味清新，挂着浅色窗帘，罗海尔身穿朴素的睡衣，借着带有花边灯罩的电灯灯光，仔细叠着她干净的内衣，把脏睡衣和内衣扔进洗衣房的篮子里，当从从镶在衣柜门里面的镜子中看到自己扁平的身体时，感到难过：如果我有我母亲或者我姐姐那样的乳房，我的整个人生将会截然不同。我为什么不让他上来？毕竟，他求我，用他那彬彬有礼的父亲般的方式求我让他进来。我本可以说，进来吧。我可以请他喝普通的茶，或者凉茶，甚至甜点。知道他喜欢我的朗诵，我应该告诉他，我还会唱歌。我甚至还可以给他唱歌。或者在我们喝茶或喝阿根廷凉茶时放些音乐。而后我们两人会突然——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姑娘会对他说不，可我太任性了——

现在我永远不会——

现在他一定觉得我很怪异。不像女人。

你瞧，哈兹里托，瞧我有多蠢。再没有比我更蠢的人了。（她说这些话时声音很大，虽咧嘴笑着但眼泪快流出来了。）

她穿着扣得一丝不苟的睡衣，早年寄宿学校女生穿的朴素棉布睡衣，坐在床边，身子瘦削而直挺挺的，头上挂着一幅“现在就和平”的海报，腿上卧着她的猫咪，她静静地在她的收藏品火柴盒上写下城市和国家的名字，这些火柴盒来自她从未去过的数十家著名酒店，圣莫里茨，圣特罗佩，圣马力诺，蒙特雷，圣雷默，卢加诺。

**

可是作家想要说些什么？

罗海尔·莱兹尼克依然坐在床边，她的辫子解开了，双腿蜷在身下，从睡裙下可以看到她的白色衬裤，可是没有人看，窗帘没有送到洗衣房去，它们被拉得严严实实，以免邻居看见屋里。他知道作家今天晚上和她说话时确实有言外之意，他话里有话，她一点也听不懂。她将像这样在这里坐上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不是试图入睡，而是试图理解他说过的话。他孩提时代药剂师向他展示毒药的秘密，这个故事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托洛茨基漂亮神秘的侄女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还有希望儿子与一位真正健在的作家见面的母亲的故事？还有那位打议员耳光的舅舅？她的目光突然停在门把手上，乍看之下门把手好像在静静地移动，好像一只手在犹豫着试探她是否忘记了锁门。是不是楼道强奸犯呢？

她刹那间吓呆了。但随后一道温暖的光祛除了恐惧，她几乎冲向锁住的房门，透过猫眼向外瞧，在他尚未敲门之前就把门打开了，进来，我在等你。

可是不。她不会这么做。她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失望和冷遇，她拥有太多的旧日创伤。因此她坐在床上，着迷似的盯住门把手，直到绝望的作家一头跑下楼梯，肩膀撞到电表箱上的破门，她还长时间地坐在那里。

直到最后她瘫倒在床上，筋疲力尽。

猫过来躺在她的肚子上，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并把脸颊在她的手指尖蹭来蹭去。他们都睁着眼睛，看着一只飞蛾在“现在就和平”的海报四周盘旋，海报上印有“我们儿子的生命比先人墓重要！”的标语。

她盖上被单，试图理解它们的含义，而哈兹里托继续看着飞蛾。空调嗡嗡作响，送出潮乎乎的热气，她难以入眠。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但是更多地像是迷糊，而不是睡熟。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打盹儿时，她有那么一刻想象自己理解了，确实非常简单，可是之后她醒来了，坐在床上，拍打一只蚊子，依然不知道今天晚上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他为什么在文学之夜之后邀请她走走？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后来——又放在她的腰上是什么意思？还有他所有的故事，以及在那个黑漆漆后院里偷偷摸摸的搂抱？两个小时前，他用一只怯生生的手试探门把手，而后改变主意，跑到楼下，而她还尚未来得及拿定主意该怎么办，那是不是只是她的想象？

是他，还是不是他？为什么？

没有答案，但是她越来越感到难过，因为只是在一会儿工夫之前，当她打盹儿时，她完全理解，而现在她清醒了，忘记了她究竟理解了什么。

夜漫漫，时间仿佛静止不动。哈兹里托躁动不安：它轻轻地从她身上走过，突然紧紧咬住她的大脚趾，卧在那里做伏击状，他把身子拉直，犹如伸展开来的弹簧，微微颤抖的毛皮预示着将要跳跃——继而他凌空一跃，抓挠被单，又一次跃起，突然用爪子紧紧抓住窗帘，似乎打算把它撕成碎片，一次性销毁她对作家说的谎言。

**

因此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布麦克伯伯在《咏叹生死》一书中写下“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没有馈赠就没有负重”的话错了。拉比奥尔特·德鲁扬诺夫在《笑话与妙语书》一书中写一个主持割礼的人迟到的故事也错了。你想想，迟到永远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永远不可能弥补。实际上，愤怒的教师、教育部门的副头头帕萨赫·伊克哈特博士在今晚活动结束前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声明好文学的功用之一在于至少在痛苦和忍受中提炼出一丝安慰或人类怜悯。怎

样表述呢：舔舔我们的创伤，如果不是将其遮掩的话。至少，好文学不应该靠嘲讽我们，撕开我们的创伤来精心装扮自己，就像我们当代作家所做的那样，令人作呕。他们会无非是讽刺、嘲弄、戏仿（包括自我戏仿）、恶意的挖苦，一切都充满了恶意。根据帕萨赫·伊克哈特的观点，应该向他们指出这一事实，提醒他们记住所负有的责任。

罗海尔洗了个温水澡，换了件睡衣。这件睡衣和刚才那件一样，最上面有两个纽扣，她把两个扣子都扣上了。

苹果从树上掉落。

树监视苹果。

树转黄。苹果遭挤压。

发黄的树叶从树上掉落。

落叶覆盖了皱缩的苹果。

秋已尽，冬日来。

树已耗尽生命。苹果也已腐烂。

很快它就会来临。几乎没有痛楚。

**

午夜过了十分钟。黑帮亲信列昂先生以及助手施罗莫·霍基坐在霍基家新近装修的起居室里空调下面的电视机前。房子坐落在雅德埃里亚胡住宅区，是把二楼两套小房子打通连在一起的住房。他们两人坐在一张铺着花漆桌布的桌子旁边，一边吃着花生、混合坚果、椒盐杏仁和葵花子，一边看着恐怖电影。（他们的夫人们被差到厨房，或者其他房间，因为胆小的人看不了这样的电影。）

体格粗壮的列昂先生是个秃头，有着一双混浊的灰眼睛，鼻子小得让人难以置信，如同一枚扣子掉进了月亮中央，正值穿插商业广告的空当告诫他的东道主。相信我，霍基，你最好收回刚才说过的话，

你瞧，我把一百谢克尔放在桌子上，肯定不是那个黑人干的，绝对不是，牙医把他们三人都给杀了，用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他给你拔牙之前让你入睡的东西，把他们一个接一个杀了。你马上就会看到你大错特错了，你和你的黑人，你们大错特错了，那样就会不折不扣地花掉你一百谢克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赌五百谢克尔。

施罗莫·霍基不自在地犹豫了一下。你瞧，我不是那个意思，也许真的是那个牙医干的，不是黑人干的，我可能是判断错了，我们很快就会一清二楚。我以前说过的话，不过是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此而已。

又过了一会儿，他以一种悔恨的口吻加了一句：你瞧，在犹太教中有这样的说法，我想是在禁食文中出现过，“上帝有许多杀手”。我听说贾纳拉比是这样评论的：也许上帝尊重亚伯及其供物是事实，可是他实际上更喜欢该隐。^[11] 证据是亚伯英年早逝，甚至还没来得及结婚，整个人类，包括我们，我是说犹太人种，都是该隐的后裔，而不是亚伯的后裔，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人具有个人色彩的冒犯。

列昂先生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腰果，一边仔细思忖，而后问道：怎么了？你是怎么领会的呢？

施罗莫·霍基伤心地回答：谁？我？我是怎么理解的？在犹太教中这方面的说法很多，但就个人而言，正如人们所说，我尚处于起步阶段。知之甚少。一无所知，真的。你告诉我，你难道不觉得他偏爱该隐岂不有点遗憾吗？你不觉得他偏爱亚伯对我们来说岂不更好些吗？可是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理由。不可能没有理由。即使这只飞蛾。即使你汤里的一根头发。任何事情都有理由，毫无例外，它不仅证明自身，也证明其他事物。证明大而可怕的事物。在犹太教中称之为“神秘”。除了身处圣洁之地的大圣，任何人都无法理解。

列昂先生咯咯笑着，霍基，你真的有点狂热。实际上不只是一点狂热。你那些上帝的热衷者真的把你搞得头脑混乱。你的话没有多大意义。那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因为你被其所困，你的话就不可理喻了。也许你可以向我解释该隐、亚伯和一只飞蛾的联系。或者汤里的一根头发和大圣之间的关系。你最好别再吭声了。行了。咱们看电视吧。广告完了。

施罗莫·霍基仔细思忖，最后，他以一种带有负疚感的和缓姿态，小声承认：实际上我也不理解。实际上，我理解得越来越少了。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最好闭嘴吧。

**

尤瓦尔·大汗走到阳台上，他没有开灯，四脚朝天地躺在妈妈的吊床上，没有注意在榕树上筑巢的蝙蝠，也没有注意蚊子的尖叫，脑海里构思着在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文化中心举行文学之夜后给作家的一封信。在信中，年轻人会对文学评论家在讲演中显露出枯燥乏味的学识表示厌恶，试图用寥寥数语表达他在阅读作家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作家可能比任何人更为了解他的诗歌，他十分大胆地把几首诗装在信封里，说不定作家可以抽出半小时的时间来看，甚至可以给他写几行字。

有那么几分钟，他沉浸于对作家的想象中。毕竟，作家也许和他一样遭受着痛苦，不像我的那样低级，但一样痛苦。你可以在他所有书中的字里行阅读到这一点。也许他和我一样在夜里睡不着觉。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街上游荡，独自一人，睡不着觉，不想睡觉，漫无目的地从一条街道走向另一条街道，像我一样胸中带着黑洞在挣扎，问自己这一切是否有意义，如果没有，究竟为了什么？

很快，他也许在闲逛中偶然走到这里来，来到雷乃斯大街，也许不是偶然，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我出去把这封信寄了，我们在戈登街拐角处相遇，我们都为这次夜间相遇感到非常吃惊，他也许会邀请我陪他走走，那样我们可以在路上聊聊，因此我们边走边聊，也许走到海滨，而后走向雅法，他并不急急忙忙地离我而去，我们两人都忘记了时间，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令其想到了年轻时代的自己，因此我们会继续穿过佛罗伦萨区的空旷街道，也许走到比阿里克街的附近，我们会一起走到天亮，谈论他的书，也谈论一点我写的诗，也谈论生与死，以及我只能和他谈而不能同别人谈的各种秘密之事，谈论带有普遍性的痛苦，因为我能够向他解释，因为他能够理解，他立刻就会理解我，即使我还没有解释完，他已经什么都理解了，也许从今夜开始，我们两个人之间会产生某种私人联系，我们也许会像两个朋友那样相处，或者像老师和学生那样相处，因此从今夜开始，我生活里的一切也许会有些不同，那是因为在邮筒旁边和作家的一次邂逅。

**

两三个星期之后，作家会简短地给尤瓦尔·大汗或多坦回信。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你写的诗，认为它们严肃而富有独创性，语言鲜活，但首先，你必须学会如何控制汪洋恣肆的情感，写作时和自身拉开更多的距离，就像写诗的你和作为痛苦年轻人的你，是两个不同的人，好像前者在观察后者，冷静，拉开距离，甚至具有某种娱乐标准。也许你应该在写作时试一试，就像你们两人之间相隔百年之久，也就是说就像诗中的年轻人与诗人之间相隔了一个世纪，感受痛苦与你写下痛苦在时间上相隔了一个世纪。

又及：你对演讲人巴一奥利安的严厉批评不太正确。确实，他显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听说在文学之夜结束时，他颇为粗暴地让你离开，很抱歉，但是说他“不熟悉生活”是不正确的：他独自一人在亚当哈科恩街的一楼住了多年，两次丧偶，他在基布兹学院教书，你也许并不知道，他唯一的女儿阿雅在年仅十六岁半时便离他而去，改名为乔瑟琳，在纽约漂泊两年，给杂志做裸体模特，而后找到了宗教信仰，嫁给了艾龙莫莱的一个定居者，而今，巴一奥利安先生苦恼了两三个星期，无法决定是否继续不妥协，还是违背良知和原则，只是这一次，当然下不为例，他同意越过绿线，进入占领地，看望在定居点的女儿，第一次把定居点的小外孙抱在怀里。

**

或者，举欧法迪亚·哈扎姆，那个中了彩票的人为例，哈扎姆来自伊斯拉泰克斯，离了婚，日子过得十分疯狂，不假思索地把钱借给任何人，坐着蓝旗亚轿车在城里四处兜风，捐款制作新的《托拉》^[12]卷轴，自己掏腰包资助从事剽窃活动的宗教电台，为了公益事业和俄国来的离婚女子，花钱如流水，在占领地购买土地，介入政治生活，两年内搬了六次家，让他的长子娶了水上选美比赛亚军露茜，伊扎克·沙米尔和西蒙·佩雷斯都参加了那场令人目眩的婚礼，数百位客人与他亲吻，而他呢，身穿蓝色丝绸套装，胸前衣兜里放着一块叠成三角形的白色手绢，拥抱并亲吻每位客人，男男女女，内阁成员，开发商，艺术家，记者，他逐一拥抱并亲吻他们，眼中含着激动的泪水，打趣，大笑，让他们都尝尝——至少尝尝——另一块蛋糕，再喝一杯酒，眼下他躺在潮乎乎的阴暗的医院病房里那散发着汗臭的床

上，躺在另外两个即将死去的人当中，他的床上用品浸渍着尿液，鼻孔和嘴角上挂着干涸的血渍，透过遮住鼻子和嘴巴的氧气罩发出痛苦的喘息声，随着胸脯的上下起伏，他在吗啡导致的迷糊状态中，模模糊糊地想起许多只手抚摸他的头、肩膀和胸脯，一个女人或多个女人在哭泣，他闭上眼睛，突然看到约旦河风光：阳光明媚，群鸟齐鸣，两道溪水间是郁郁苍苍的桉树林。树木参天，近乎无动物的境界。一个遥远而宁静的所在。寂静如此地强烈，只听得鸟儿在树上啾啾，偶尔传来微风拂过树梢的声音。一只看不见的蜜蜂在阳光深处嗡嗡嗡嗡。两只鸟儿在回应。先前整个加利利地区下了一场暴雨，雷声隆隆，阴风怒号。现在一切平静下来。空气澄澈如洗，目之所及，连同远方的山丘都沐浴在透明的光线中。两道溪流上泛起涟漪。卷起的泡沫不时在水上起舞，不然就是鱼群在水面下搅动，如同默默的抚摸。徐徐的落叶在氧气罩下的微光中不住地窸窣作响，偶尔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抑或是遏制着的喉间发出的刮擦声，如同一辆轿车在厚厚的砂石上滑行，那声音现在进入女侍者莉吉的睡梦中，引得她发出两声惊恐的抽噎，用一只懒洋洋的手来回驱赶向她弯下身、并在黑暗中紧紧按住她床单的邪恶阴影。伯尔·卡茨尼尔森依然从文化中心的照片上向下看着，狡黠，耐心，用心良好，知道如何以稍微迂回的手段展开谨慎而宽宏的一击：这里的一切都这么糟糕、荒唐和可怕。

**

外面依然炎热、潮湿，一片漆黑。作家点燃一支香烟，他很快就要躺下来睡觉了。窗外传来凌晨四点时分的钟声：草坪上的洒水机唰唰洒着水，一辆停在那里的车子再也忍受不了孤单，报警器发出断断续续的尖叫，隔壁住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低声啜泣，墙那边，附近的一只夜鸟声音凄厉，它也许已经看出你和我在掩饰着什么。告诉我，你曾听说过茨法尼亚·贝特一哈拉哈米这个名字吗？听说过《咏叹生死》吗？没有？他是一个不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曾经在以色列非常有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被遗忘。一个在新郎和新娘问题上出了错儿的诗人。现在，夜鸟不再尖叫，我从放在床边的晚报上看到，昨天凌晨，在拉纳纳，诗人在睡觉时死于心力衰竭，终年九十七岁。有时值得开灯弄清正在发生的事情。明天亦将炎热，潮湿。实际上，明天就是今天。

人物表

作家

莉吉：女侍者。她曾经与本奈—耶胡达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查理相恋，查理深情地叫她咕咕歌。

查理：本奈—耶胡达足球队替补守门员。曾在埃拉特与莉吉和露茜度过了快乐时光。而今在霍隆开了一家制造太阳能热水器的工厂，甚至把产品出口到塞浦路斯。

露茜：水上选美比赛亚军。她也在埃拉特和查理度过了快乐时光。最后，她和伊斯拉泰克斯的欧法迪亚·哈扎姆的儿子举行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列昂先生：黑帮亲信。体格粗壮，为人专横。

施罗莫·霍基：列昂先生的助手。理解力越来越差。

欧法迪亚·哈扎姆：曾经给伊斯拉泰克斯工作。拥有蓝旗亚轿车。过去经常和从俄罗斯移民来的各种亲密朋友兜风。而今身患癌症住在医院里，没有人来清理他的尿液。

欧法迪亚·哈扎姆的儿子：娶了水上选美比赛亚军露茜。伊扎克·沙米尔和西蒙·佩雷斯前来参加他的婚礼。

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舒尼亚·绍尔是一位机械师、理论家、民歌作曲家。1937年在特里哈宗采石场与其他七个工人被立志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青年杀害。作家与读者见面的社区中心便是根据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事件而命名的。

耶鲁哈姆·施德玛提：文化中心管理员。负责管理舒尼亚绍尔和采石场袭击七遇难者文化中心。喜欢用舌头舔邮票背面的胶条。身体很糟糕。

拉比奥尔特·德鲁扬诺夫：《笑话与妙语书》的作者。

罗海尔·莱兹尼克：朗诵名作家作品的专业读者。收集世界上著名酒店的火柴盒。

亚吉尔·巴—奥利安（支特莫斯基）：文学评论家。鳏居。他唯一的女儿嫁给了艾龙莫莱定居点一个赫赫有名的定居者。

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诗人。据我所知，其真名为亚伯拉罕（布麦克）·舒尔登弗雷。《咏叹生死》的作者。在一件事情上搞错了。

伯尔·卡茨尼尔森：悬挂在文化中心照片上的一个人物，长相狡黠，心地善良。

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热爱文化。做黏糊糊的水果蜜饯。她住宅区的孩子们背后叫她可怕的米拉。

耶海艾勒·尼霍莱：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的丈夫。九年前在蒙得维的亚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充任密使。

尤瓦尔·大汗或多坦：非常年轻的诗人。郁郁寡欢。

帕萨赫·伊克哈特博士：地方教育部门的老教师或副头头。对当代文学动态持悲观态度。

哈兹里托：罗海尔·莱兹尼克的猫。可以报时。令她产生负疚感。

奥斯亚舅舅：钢琴调音师。许多年前，他有一次把作家（他那时年龄尚小）遗忘在波格里宾斯基兄弟的药店里。据说，他把列夫·托洛茨基的侄女在布伦纳街上的地下室里藏了一两年。

施穆埃尔·米库尼斯：议员（以色列共产党员）。一次奥斯亚舅舅揍了他，可是后来，他们在同年患了同样的疾病，成为朋

友，甚至相互照应。

戴眼镜、身穿绿白条裤套装的矮个子女人：萨基弗的母亲，萨基弗从来没有近距离看见过一位健在的作家，因此从近处看看作家对萨基弗非常重要。有一次她曾经和利亚·戈尔德伯格在杂货店说话。

萨基弗：一个快九岁的孩子。不爱说话。一点没有见作家的愿望，只想脱身逃跑，可是他母亲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刚好抓在胳膊肘上面。

莉萨维塔·库尼斯汀：邻居。眼镜商。一次碰巧在偷看，并看见了什么。

莉萨维塔·舒米纳：耶鲁哈姆·施德玛提之母。六十六年前死于哈尔科夫。梦想成为著名歌唱家。她七十二岁的儿子有时仍然会梦见她。

阿雅（乔瑟琳）：亚吉尔·巴—奥利安的女儿。曾经在纽约被拍裸照，而今嫁给了艾龙莫莱的一个赫赫有名的定居者。

婴儿：定居者阿雅的儿子，亚吉尔·巴—奥利安的外孙。

阿诺德·巴托克：一个小党派的成员，消瘦，戴眼镜。被踢出了当地某机构分部，而后在一家私人信使公司分拣包裹，又被解雇。对永生等问题感兴趣。他来参加文学活动显然只是来嘲弄作家的。

奥菲利娅：阿诺德·巴托克体弱多病的母亲。八十六岁。腰部以下瘫痪。依靠搪瓷便盆。和她六十多岁的儿子躺在同一张床垫上，尽管儿子名叫阿诺德，他已经告诉了她上千遍，但她执意叫他阿拉来，惹他生气。

身材粗壮的巡夜人：站着小便。

深褐色照片时代的摄影师：为大家安排位置，告诉他们何时微笑，何时别动。

米丽亚姆·奈霍莱特的猫：不肯听摄影师的吩咐，在拍照时走动，因此相片洗出来后有三四条尾巴。

米丽亚姆·奈霍莱特两个已婚之子：纽约妇科专家。其中一位娶了莉萨维塔·库尼斯汀的女儿。

耶鲁哈姆·施德玛提弟弟的孙女：十四岁半，他们依然让她猜儿童谜语。

耶鲁哈姆·施德玛提当医生的弟弟：告诉耶鲁哈姆·施德玛提说，他患有血液病，治愈机会十分渺茫。

列昂先生和施罗莫·霍基的夫人们：因为她们不宜观看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影片，故而被差到了厨房。

译后记

一 奥兹其人

阿摩司·奥兹应该说是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创作界和新闻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奥兹在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分别来自前苏联的敖德萨（而今属于乌克兰）和波兰的罗夫诺，因此他自幼受家庭影响，接受了大量欧洲文化和希伯来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后又接受了以色列本土文化的教育，文化底蕴深厚。奥兹十二岁那年，母亲因对现实生活极度失望，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灵产生了极度震撼，也对他整个人生和创作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十四岁那年，奥兹反叛家庭，到胡尔达基布兹（即以以色列颇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居住并务农，后来受基布兹派遣，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获得学士学位，尔后回到基布兹任教，并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奥兹发表了《何去何从》（1966）、《我的米海尔》（1968）、《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莫称之为夜晚》（1994）、《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咏叹生死》（2007）、《背叛者》（2014）等十余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乡村生活图景》（2009）、《朋友之间》等数部短篇小说集，《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多部政论、随笔集、儿童文学作品以及诗体小说《一样的海》（1998）。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并多次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12月28日，奥兹因病去世，终年79岁。噩耗传来，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哀悼与纪念这位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富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

二 阅读《咏叹生死》

如果说在过去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兹一直追寻文学技巧与文学类型的实践与更新，那么发表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咏叹生死》则是其进行创新尝试的一个例证。

这篇在希伯来文首版问世时只有一百零二页的小说不同于奥兹以往的任何作品。它不再以人物或情节为中心，不再将焦点置于家庭、社会与历史；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具体地说，转向作家的内在的或者想象中的世界，借披露动态中的想象世界来猜测“他者”的生活，展示创作的过程。

小说的背景不再是奥兹经常选取的耶路撒冷古城或者是风格独特的基布兹集体农庄，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拉维夫。主人公是一位四十多岁、功成名就的“作家”，奥兹没有交代这位“作家”的真实姓名，在希伯来文中只称其为“Hamehabber”。

“mehabber”在希伯来文中意为“著作者”或“作家”，“Ha”的用法类似英文中的定冠词“the”，用在名词前表示特定的人或事物。英文将其翻译成“the Author”。熟悉奥兹的读者不免掐算，该“作家”与出生于1939年的奥兹在当时年龄相仿，而以无名氏作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多带有自传性。对此，英国作家亚当·马尔斯—琼斯曾经在《观察家报》的一篇书评中提出异议。而在笔者看来，对于一向喜欢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融入创作中的奥兹来说，虽然在《咏叹生死》中仍然流露出自己的人生与思想轨迹，但《咏叹生死》显然不同于《爱与黑暗的故事》，并非一部自传体小说。

小说集中描写不知名“作家”一天之中八小时的经历与想象。时值特拉维夫一个闷热而令人焦躁的夏季傍晚，即将前去好书俱乐部与读者见面的“作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设计各种各样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

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写作？你是否有意对你的读者施加影响？如果有，你以什么方式影响他们？你的故事起到什么作用？你是不断地涂抹修改，还是一下子写出头脑中之所想？怎样才能成为名作家，成名对你的家庭有什么作用？你为什么几乎只描述事情的负面？你怎样看待其他作家，谁对你有影响，谁令你无法忍受？顺便说一句，你如何界定自己？你怎样对

攻击你的人予以回应，你对此有何感受？他们怎样攻击你？你是用笔写作，还是用计算机写作？你每本书挣多少钱？你的故事是取材于想象，还是直接取材于生活？你前妻怎样看待你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你为什么离开你的第一任妻子，还有第二任妻子？你是在固定的时间里写作，还是等缪斯女神光顾时写作？等等。

这些是创作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以色列作家在观众面前经常会被追问的问题，也许还是所有作家在观众面前会被问及的问题。回答的方式多种多样，从中既蕴藉着作家的人生与创作体验，也透露出作家本人的修养、智慧与才华。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尚未就这些问题准备好巧妙或者闪烁其词的答案时，注意力就被一位身穿短裙、乳峰高耸的年轻侍者吸引过去，于是情不自禁地把她当成自己笔下的人物，将她命名为莉吉，编织起她在少女时期的故事，以及她与一家著名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查理和水上选美比赛亚军露茜之间的三角恋情。随即又编织起邻桌两个五十多岁中年男子的故事，以及从这两位中年男子口中听来的一位靠买彩票而发迹、而今却身患癌症的商人欧法迪亚·哈扎姆的故事。

作家身为“扒手”窃取周围人生活细节将其作为作品素材，曾经以片段形式见于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据奥兹描写，年幼的他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那几家颇具欧式风格的咖啡馆里喝咖啡，父母与一些名人雅士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时，他就学会做“小间谍”，能从咖啡馆里的陌生人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这种构思方式，我们可以借用《纽约时报书评》上一篇关于《咏叹生死》的书评中的术语“想象他者”来加以命名，它再度成为《咏叹生死》中布局谋篇的主要技巧。也可以说，写作，对于奥兹来说，是一种触摸他人而自己又不被他人触摸的方式。他把大量的讲故事的才能运用在构筑小说主人公对周围人的想象上。这种手法可以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又能让读者参与到创作过程之中。用奥兹的话说，读者希望菜肴已经备好，但实际上是我把他们请进了厨房。

小说主人公——“作家”从咖啡馆来到文化活动中心，当一位文学评论家尖声尖气地就“作家”近作与各种不同的当代及前辈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找出相似性、寻找相互间的影响、确定产生灵感的渊源、展示内在的肌理、进行各种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强调让人意想不到的联系并深入故事的最深层时，“作家”则在凝视他的观众，从这儿窃取一副苦涩的表情，又从那儿窃取一副猥亵的表情。他把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忧郁男孩命名为尤瓦尔·大汗，将一个貌似有文化的妇女命名为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在她与男孩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的联系。“作家”任思绪信马由缰：也许采用第一人称，以某位邻居，比如说耶鲁哈姆·施德玛提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颇有味道，耶鲁哈姆·施德玛提便是那个邀请他前来做讲座的矮胖的文化管理员；也许能够从文学评论家（他现在正在阐述在创作中转换视角的悖论）那里拿来一两个特征放到经验丰富的文化管理员身上。大厅后排的一个六十多岁、消瘦干瘪的男人因为窃笑，便被他想象为丢了工作，与半身不遂的年迈母亲挤在一张床垫上。而轮到自己发言时，“作家”时而显得兴致极好，用自己也难辨真伪的话语，用不止用过一次的答案回答观众问题；时而摆出孤独、忧伤、又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一副表情，堆积着一个又一个谎言……

小说的主要故事之一是“作家”与在读者见面会上认识的女朗诵者罗海尔·莱兹尼克的短暂交往。罗海尔·莱兹尼克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单身女子，羞怯而腼腆。在中年“作家”眼中，罗海尔近乎漂亮，但并不吸引人。作家则酷似猎艳老手，主动提出送罗海尔回家，伺机接近她，引诱她。罗海尔恐慌、尴尬到了极点，像“一只走投无路的松鼠”。但在惶恐中又隐含着期待。“作家”先是克制自己离开了罗海尔的公寓，在街上游荡，而后又返回到她的住处。“作家”与罗海尔之间的一夜情亦真亦幻，基本上是源自“作家”的想象。但却是奥兹所有小说中最细致绵长的性场景描写。“作家”与罗海尔在身体接触过程中的细微感受：尴尬、恐惧、欲望、骄傲、满足、失败……从无爱到无欲，也许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隐喻，喻示着人在最基本交往过程中的不安全感。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与奥兹的其他作品相比，《咏叹生死》更具有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也有人将其称作后现代主义小说。它虽然不如《爱与黑暗的故事》那么厚重，但是批评家们一致认为，《咏叹生死》不愧出自大家之手，让人身不由己地沉浸在阅读过程之中。有时让人津津乐道，

有时又不免由书中人物的遭际反观自身，对生与死这类带有永恒色彩的问题生发感悟。

小说的希伯来文标题取自希伯来语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的同名作品。而诗人在《咏叹生死》中写下的“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的诗句在作品中数次被引用，成为跳动着的隐喻，概括出生存本身带有辩证色彩的二元组合：生死相依、阴阳相济、有无相生。实际上，贝特—哈拉哈米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韵文出自奥兹之手，在相当程度上歌咏的是奥兹之志。奥兹曾对笔者谈起，他借用“咏叹生死”这个题目是想展示大千世界中的生活琐事与情感，而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均与生死相关，可说是吟咏出小说的希伯来文题目中所明示的“生死之韵”（或“生死之歌”，Harozei Hahaim veHamavet）。

书中的二十几个人物，基本是在艰难世事中求生的普通人。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忧郁与苦闷，思索与彷徨，爱与欲，生与死，构成生死之歌中的一个个音符。诸多人物的一世人生，犹如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昼夜交替，四季更迭，蕴涵着世间万物由盛及衰、草木从荣到枯的规律。人生悠忽兮如白驹之过隙，辉煌与欢乐总是过眼烟云，情缘与偶遇难免转瞬即逝。当主人公年幼时，诗人贝特—哈拉哈米的诗歌曾经在各种仪式、各种庆祝活动或公众集会上被引用，被歌唱，可是如今他的声名已经被人们遗忘，他诗歌的词语和旋律也几乎被遗忘，人们甚至长时间不知道他的生与死，直到作品末尾才交代他在睡觉时死于心力衰竭。在他笔下，物体与爱情，衣装与思想，家园与情感，一切变得破败与乏味，最后归于尘土。商人欧法迪亚·哈扎姆曾拥有蓝旗亚轿车，喜欢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在城里兜风，或到土耳其赌场消遣，经常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而今身患癌症躺在重症监护室，气息奄奄，昔日朋友不知去向，甚至无人来清理他的尿液管袋。文化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虽然积极乐观，一脸阳光，但病魔缠身。莉吉与查理、查理与露茜虽然成就了露水姻缘，但最终分离。罗海尔与“作家”虽然拥有一席之欢，但永远不会有结果。数次丢掉饭碗的阿诺德·巴托克一边照顾年逾八旬、瘫痪在床的老母，一边探讨永生问题。结果发现：

成双成对来到世上的并非生与死，而是性欲与死亡。由于死出现在生之后，比生晚出现千万年，很有可能希望死有朝一日将

会消失，生则不会再消失。因此永生便在逻辑上具有了可能性。我们只需想办法消灭性欲，便可以具有从世上消除痛苦，消除死亡之必然。

阿诺德在对永生问题进行探讨时，得出的显然是形而上的结论。而书中人物的生与死，沿袭的则是所谓“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的自然之道。也许后者，正是奥兹本人对“生死之韵”的咏叹。

感谢阿摩司·奥兹教授生前在我翻译此书时一如既往的帮助，尤其是在翻译书名与某些诗句时给予的悉心指点。感谢译林出版社的诸多朋友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出版奥兹作品的中文译本。兹以此文，权当对奥兹教授的薄奠。

钟志清 2019年6月于北京

注释

[1] 一种宗教仪式。根据犹太教传统，割礼是犹太人与上帝所立的一个约，指在犹太男孩生下来的第八天要举行仪式，割去其阴茎包皮。

[2] 即阿尔塔·德鲁扬诺夫（1870—1938），生于维尔纽斯，1906 年移居巴勒斯坦。

[3] 意为任何坏事都有好的一面。

[4] 伯尔·卡茨尼尔森（1887—1944），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领袖。

[5] 艾龙莫莱，音译，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一个定居点。该名称最早见于《圣经·创世记》，译为“摩利橡树”。说的是亚伯拉罕到达那里时，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6] 比阿里克（1873—1934），著名希伯来语诗人，素有现代希伯来语诗歌之父之称。

[7] 布伦纳（1881—1921），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8] 尤里·兹维·格林伯格（1896—1980），著名希伯来语诗人。

[9] 伊兹哈尔（1916—2006），著名的以色列本土作家，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

[10] 罗德是《圣经·创世记》里的一位义人，住在所多玛（Sodom）。所多玛、蛾摩拉（Gormorrah）两地的人罪孽深重，上帝决定用火毁灭他们，并在事前派天使让罗德携妻子、女儿一起出城，但嘱咐他们途中不可回头观看。谁知罗德的妻子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出城之后回头看了一眼，于是她马上变成了一根盐柱。

[11] 亚伯和该隐是《圣经》中的两个人物，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弟弟亚伯放羊，哥哥该隐种地，上帝看中了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供物，于是该隐把亚伯杀了。

[12] 《托拉》，《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又称《律法书》。